

森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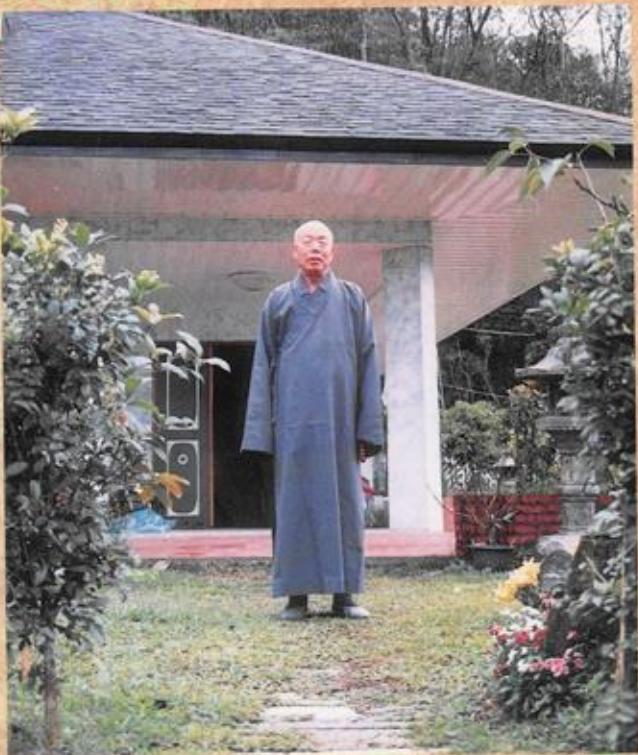


7 第4卷7月號



贈閱

法語



菩妙大和尚法語

四念處的第一念處，是「觀身不淨。」一身就是身體，或名爲集，是精神和物質的集合體。因爲能穿衣、吃飯，能見色聞聲，就對此身體發生固執：執著爲實有，或反之，執著實無，有無之執皆墮邪見。有身必有苦，故稱爲五蘊，或五取蘊。若知此身是依食而暫住（食有四食），即知食之節度，以溫飽爲足，不計著於食住。凡夫不易突破此身執，故四念處的法門，開始就要觀察此身，知此身爲不清淨的和合體，自能守護根門，不爲外景所誘惑，就會離貪離瞋。「觀」是智慧的運作，意思是以智慧觀察此身及此所引起的煩惱等等。要離苦惱，必由「觀身不淨」修起。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深般若」就是若此意思。



在此引法句經一偈爲法語
觀身不淨能攝諸根
知食節度常樂精進
不爲邪動如風大山

社論

談信徒罷免住持之紛爭

根據報載，台東縣池上鄉福蓮寺管理人兼住持釋慧念，於日前遭信徒六十四人連名，向台東佛教會提出罷免一案，目前正由該教會及鄉公所處理中。

我們深表遺憾，在嘉義半天岩紫雲寺事件剛落幕不久，福蓮寺馬上步其後塵。這不幸紛爭，今後勢必還會在台灣各地一再重複。

福蓮寺有五十年的老歷史，民國七十八年方由佛教會委派釋慧念接任；根據鄉公所民政課指出，信徒不滿的原因係住持不諳地方習俗，不配合地方建言一意孤行，時和香客、徒眾發生衝突，一個月管理寺廟只有十天，其餘不知行蹤，近因是住持以佛教禁止殺生，住持不再願意將道場借給地方上為七月普渡場所所引發。

此事件的行政糾紛，相信鄉公所及台東佛教會必有妥當的處理，本刊在此，對地方信仰和寺廟的宿疾，提出淺見。

台灣早期的寺廟，皆是地方人士所集資興建，是地方社區部落的精神信仰中心，一般普設管理委員會管理之。光復後，從大陸轉進的出家眾，在台灣傳戒、授課，逐漸的形成了台灣新生代出家眾。地方集資興建的老寺廟大都

目錄

封面—照片提供	/ 吳進生
社論	/ 吳進生
佛教藝術欣賞	/ 吳進生
南傳大藏經摘要	/ 吳老擇譯
中日（日華）佛教文化交流略記	/ 編委會
印度之佛教	/ 吳老擇
善與惡的研究	/ 法洲
絲路佛教四	/ 吳進生
佛教漫畫精選	/ 吳進生
本生譚	/ 吳進生
佛教家庭醫學	/ 吳進生
真正自相	/ 吳進生
學思天地：	/ 吳進生
(1)什麼是佛教之正法	/ 吳進生
(2)我的出家和來元亨佛學院動機	/ 吳進生
(3)我為什麼來佛學院	/ 吳進生
漢譯南傳大藏經律藏三出版簡介	/ 吳進生
服務欄	/ 吳進生

禮聘正式的法師為住持，從事傳教佈道，祈福消災的宗教活動。老寺廟裡依然存在老信徒或管理人、管理委員會，為往日糾紛，埋下了長遠的病因。

老信徒和住持之間的糾紛，概分有三：

一：捐獻土地因價值暴漲引起的爭端。

二：因住持傳承的爭端。

三：因教義、教法、習俗不同之爭端。

首先，就寺廟行政法規來釐定幾個法令制度，政府用來管理輔導寺廟的法規，有民國十八年十二月七日公佈實施的「監督寺廟條例」共十三條，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四日內政部公佈的「寺廟登記規則」共十四條。這些老法條不能適用於現代的寺廟是不爭之事實，政府乃統籌制定「宗教法」的構想，將宗教管理含蓋「寺、廟、教堂」，可是原本只適用於土生土長的寺廟，想要管理洋教堂，其阻力可想而知，佛教界內對宗教法，也是「既要愛，又怕受傷害」，所以不足的法令，也只好依靠「內政部各年度的公文號函」的解釋令。

根據內政部五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台內民字第156一三六號代電，信徒資格認定原則有四：

一：光復後寺廟所置信徒名冊經登記有案者。

二：各寺廟過去沿慣例辦理皈依者。

三：對寺廟之修建曾捐助新台幣五百元以上或對寺廟祭典及香油經常捐助一千元以上有確切之證明者。

四：經政府許可之宗教團體授予宗教洗禮並經寺廟管

理人及住持書面同意者。

信徒大會為寺廟最高機構，也是對往後新信徒增減有審定之權。這是法定信徒，不是一般信仰信眾。

寺廟依照規定應設置管理人，其人選應按該寺廟繼承慣例辦理之，也可召開信徒大會選舉，經半數信徒同意。

管理人是寺廟房屋、財產、法物、神像的法定管理職責。住持是寺廟裡宗教活動的職司者，住持原則上依寺廟傳授習慣產生，若無傳授習慣，應由管理人或管理委員會聘任，但仍應取得半數信徒之同意。

寺廟管理人與住持，可單獨各司己職，也可以同一人負責。

住持不守清規，係宗教範圍之內的事情，只能由教內依教規懲戒，但觸犯違警法及一般刑章，與民同科依法懲處，情節重大者，得依監督寺廟條例第十一條革職。

寺廟管理人之罷免，由全體信徒三分之一之連署，向縣市政府提出，召開信徒大會，通知信徒大會決議，經全體信徒過半數之同意始罷免。

以上是內政部或省政府民政廳的公報記載，以補行政法令之不足。依此，不論福蓮寺住持慧念法師功過如何，依法住持由信徒大會聘任，如今又經過半數信徒決議罷免，其罷免案已能確定，住持一職只能掛冠了。

宗教法規將台灣宗教信仰，統稱為「寺廟」民間習俗也一律「佛神」不分，基本上是一項嚴重錯誤的開始。表面上「寺廟」都是「拜拜」的場所，「佛神」都是勸世揚

善的「神祇」。論及教義戒律，卻有天壤之別，豈能一概而論。

許多的地方廟堂，在後殿設置佛堂，或成立念佛會，而逐漸融入了佛教法，爾後禮聘出家師父領眾，可是原本的信徒，管理人或管理委員會依舊如昔；爾後，寺廟發展成一定規模，結果寺務歸出家眾管理，財物歸在家眾管理，住持的解聘權在信徒大會的手中；台灣的許多寺廟，從原本只敦聘出家眾一人為住持，在數十年中，擁有十餘位，甚至數十位出家眾，但是信徒人數（指法定信徒）卻依然全部是在家俗子者，比比皆是，絕非笑譏。住持一職往往看老信徒的臉色行事。

台灣的土地近年內價值暴增，從原來一甲地幾萬元漲到如今每坪地數十萬。許多寺廟住持歷經多年努力佈教，想要重建殿堂，才發覺原先的土地所有人的子子孫孫已不再「捐獻」，不再「放棄繼承」。

另一項爭執就是教法信仰的差異，早先民間信仰的泛神主義，佛神不分，乃至於日據時代，排斥地方神教



，許多王爺媽祖寄身佛寺。終於演變成鮮花素果與雞鴨魚肉並列，金剛經和道德經並存的稀奇古怪的信仰。出家師父若有能力來區別、改進信仰的方式，糾紛會減少，外道徒會歸依正信，若是師父沒有能力改變地方風俗，那麼，福蓮寺事件便會不停重演。

以下，本刊就信徒與住持的紛爭事件，提出淺見以供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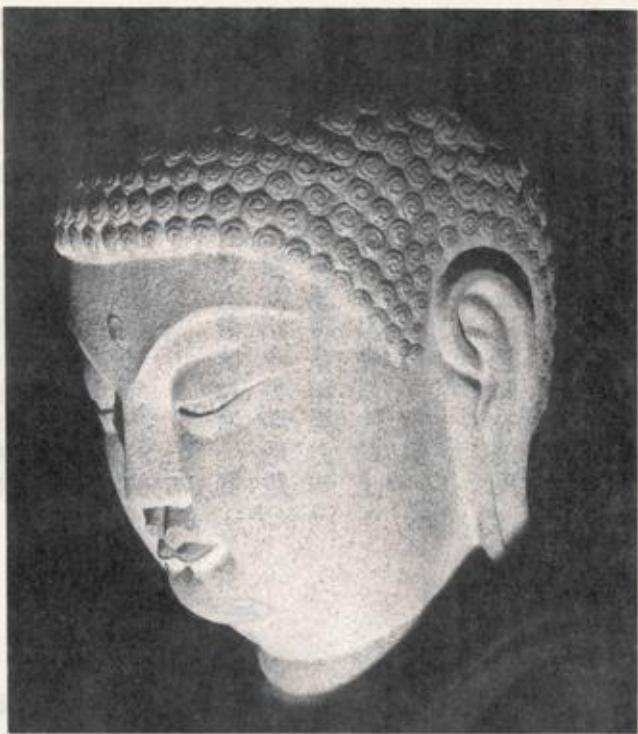
一：接掌地方人士興建的寺廟，一定要在佛與神的信仰上有清楚的定位，不能含糊。

二：要求法定信徒的比例，出家眾至少要有五成的佔有比例。

三：管理人與住持合一。

四：寺廟財產應登記為該寺廟財團法人。若屬捐贈也要法院公證。

五：若有董事會、管理委員會應解散，以信徒大會、或信徒代表大會為最高機構。另外可以成立「護法會」、「慈善會」、「念佛會」、「菩薩戒會」，但以住持為當然會長。



照片說明：韓國吐含山石窟庵大佛

韓國吐含山石窟庵

■ 吳進生

慶州博物館保存了許多金銅佛和室外石雕作品；尚有一些重要的大型石雕、摩崖佛像被保存在原地；諸如：慶州南山彌勒谷石佛，吐含山石窟庵大石佛，南山塔谷摩崖雕刻群，慶北星洲郡老石洞摩崖佛像群，西岳里摩崖石佛像，南山七佛庵摩崖石像等，都是統一新羅時代的偉大遺產，目前列為國寶保護。這些摩崖佛組並沒有中國龍門、雲崗的壯觀豐富，每處殘存只有區區數件，其中以吐含山的石窟庵數量及內容最為豐富完整，可說是韓國朝鮮半島唯一具備完整窟形的代表作。

佛窟藝術雖然發祥於印度，卻開花於中國，佛窟的數量和佛像的數目、壁畫的面積，皆以中國為最。那麼，從中國吸收佛教藝術精華的韓國、日本，是否也擁有如此獨特的佛教傳統？

韓國佛教的始入，相傳在三國時代的高句麗國小獸林

王時，中原苻堅贈送佛像經典，往後在三年後，興建了省門寺、伊弗蘭寺，成為韓鮮佛教的雛天，時間約在西元三七五年。換言之：韓國的佛教始入，幾乎和中原一樣早。

三國時代（西元四世紀至八世紀），佛教在朝鮮半島起步與興盛。保留下來的一些石雕作品，可以清楚的分辨出，何者受北魏太和風的影響，何者受大唐的左右，這些成就，首推三國時代，甚至新羅統一時代，眾多的留華僧將中原文化、藝術的輸入。

為考古學家挖掘的對象。佛國寺在一五九二年，被日本軍國大將豐臣秀吉入侵燒毀，李朝正祖（一七二五—一七六年）再次重建，規模小了許多，但是依然為慶州最莊嚴的代表寺院。

石窟庵位於吐含山頂，從佛國寺可乘車延環山公路而上，筆者第一次拜訪，滿山、滿谷楓紅的秋季。六年後，再次見面，卻是早春的錦簇，櫻花白、杜鵑紫。

石窟庵原名石佛寺，係新羅景德王擴建佛國寺時增建的附屬建築物。佛寺坐西朝東，面對遠方的平原海面，除了王室的祈福功能，尚有降魔護國（驅除倭寇）的願力。

石佛寺歷經了歲月的流失，木質殿堂逐漸腐壞，李朝時代又實施排佛政策，石佛菩薩弟子餐風宿露落難殘敗。

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四年，韓國政府將舊石窟解體重新整合，再次建造了古色古香的木造殿堂，石窟庵一如浴火鳳凰，再次展翅振翼，每年總有一天，大佛的白毫光都會向東方海面，燦爛、放光……。

事實上，石窟庵並非是一座天然的石室，而是依山壁磊石砌建，分前後二室，前方後圓，正中央供奉本師釋迦牟尼佛，壁面依次有十大弟子、菩薩、八部將及金剛力士諸像，窟外再修建木架結構。這種木石互相架構的石窟寺，應該是吸收自中原的習慣，與大同雲崗的早期石窟，洛陽龍門奉先寺，同出一轍！

從方形前室望進去，映入眼簾的是兩尊怒目金剛力士，又稱之為仁王像，因其一張口，另一呼鼻、中國俗稱哼

哈二將。本力士像高約二米，除下襪著裙外，裸露胸膛握拳赤腳，筋肌暴凸，十足的衛士守護像，戍守佛國淨土，其造型及擺設位置，與當時大唐式樣相同。

前室力士像前方兩壁，雕刻著八部神將，左右各四尊，高度約一·六米至一·八米，在花崗岩上雕成淺浮雕，正面朝前，有一些面孔因年代久遠而模糊不清，服飾儀容尚可看出大唐服儀；中國的佛窟並沒有以八部神將來裝飾，韓國朝鮮半島出現此八尊，甚為奇特。

前室進入主後室的通道兩壁，分別各雕刻兩尊天王像，左壁為增長天、廣目天，右壁是多聞天、持國天，高度約一·八米。天王是須彌山四方守護大將軍，身著甲冑武裝，腳踏鬼像為座。從殘存的彩色遺蹟，四大天王昔日應該有施設顏料。

圓形主室的四週壁面，分別雕刻著精美的天部菩薩像——梵天、帝釋天及文殊、普賢菩薩，主尊正後面，圓壁中央是十一面觀音像。這些像高度約二米上下。

佛教引入印度外道諸神入佛門，成為天部諸神以守護淨土，梵天、帝釋天便是一例。天神之說原本是佛陀反對的，但金剛乘在六世紀逐漸形成後，天神最後也歸依佛門，只是沒有在印度教中的神威顯赫，開天闢地的强大威力。梵天是梵界娑婆世界之王，帝釋是忉利天之王，腳踏荷葉，手執淨瓶及白拂子，有帝王之儀。

蓮座上的菩薩像是所有浮雕壁飾人物雕刻群像中，最精緻華麗的作品。菩薩高髮髻，戴寶冠，瓔珞莊嚴，上身

天衣飄逸，下裙輕飄。菩薩臉頰豐腴，柳眉垂目，小嘴含笑，顯示菩薩入世、雍容華貴的氣質。

和菩薩造型不同趣味的是十大弟子像，像高二、一五米。中國佛窟組合中，常見的一佛二僧，二僧是迦葉

← 慶州博物館



尊者、阿難尊者。南傳佛窟中，又變成了舍利弗與目犍連，只有石窟庵一舉詳列了十位表情各一，法性各一的代表弟子。分別是智慧第一的舍利弗、神通第一的大目犍連、頭陀第一的迦葉、解空第一的須菩提、說法第一的富樓那、議論第一大迦旃延、天眼第一的阿那律、持戒第一的優婆離、戒行第一的羅睺羅、多聞第一的阿難陀。

這些弟子像和菩薩的莊嚴法性不同，原作者將聲聞弟子雕成圓頂削瘦，表情各一，身披袈裟，或側臉，或仰頭，似乎在傾聽法雨甘露。中國有句話：五百羅漢五百法。人性化的阿羅漢各有神情，自然可愛。圓龕頂另外左右各有五尊菩薩，圍繞在四週，有觀世音菩薩、地藏王菩薩、維摩詰，以及思惟托腮的彌勒像，不同的開法姿勢，隨喜讚歎！

所有的菩薩，弟子所拱托著主尊——釋迦牟尼佛，高大、圓滿、沈靜、微笑的被安奉在正中央。

白色花崗岩雕刻的本師，高三·

二六公尺，端坐於八角金剛座蓮花台上，袒右肩，左手置於臍上，右手指觸地，呈降魔法相，如來豐臉、細眼、鷺眉、小嘴的臉部造型，呈中原盛唐的典型之作，甚至更端莊。所有在韓國殘存下來的石佛，此尊絕對可稱之為絕無僅有的曠世巨作。

石窟庵的石像排列，依循著叢林道場標準的配置，小小的石窟中，呈一直線的前後關係裡，有力士、天王、如來、菩薩；就是代表了道場中，山門、天王殿、大雄寶殿、後殿（觀音殿）。因此，石窟雖小，五臟俱全。它不但有著精緻的雕刻手藝，更有著中國同時代中，更多的菩薩弟子天王的組合設計；中國的大小佛窟，通常可分為三尊組（一佛二僧）、五尊組（一佛二僧二菩薩）、七尊組（一佛二僧二菩薩二力士）、九尊組（一佛二僧二菩薩、二力士、二天王—龍門奉先寺）。本石窟庵卻能詳盡的擁八部將、二力士。四天王、十弟子及諸多菩薩，組合之奇特，堪稱一絕也！（完）

南傳大藏經摘要 ■ 吳老擇

第二不斷品—第一百十一 不斷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時，世尊言諸比丘：「諸比丘！」諸比丘應諾世尊曰：「世尊！」世尊乃如是言：

「諸比丘！舍利弗是賢者，諸比丘！舍利弗是大慧者。諸比丘！舍利弗是廣慧者。諸比丘！舍利弗是疾慧者。諸比丘！舍利弗是速慧者。諸比丘！舍利弗是捷慧者。諸比丘！舍利弗是決慧者。諸比丘！舍利弗半月以觀不斷之法觀。其時，諸比丘！舍利弗不斷之法觀有如是事。諸比丘！（謂）於此，舍利弗離諸愛欲，離諸不善法，有尋，有伺，由離生喜、樂，具足初禪而住。而且於彼初禪，以尋、伺、喜、樂心一境性及觸、受、想、思、心、欲、勝解、精進、念、捨、作意為法。彼於此諸法，令不斷安立。彼於此等之諸法，自覺生，自覺止住，自覺低沒去。彼如是了知：「如是此諸法，無已而生，有已而了知。」彼於此諸法不親①近，不沒②入，不味著，不固著，解脫，離繫而令解放心而住。彼了知「更有出離。」彼獨思而亦「有廣修習。」

復次，諸比丘！舍利弗滅尋、伺，內心成為安靜。心有一趣性，無尋、無伺，由定生喜、樂，具足第二禪而住。而且於第二禪中，諸内心安靜、喜、樂、心一境性、觸、受、想、思、心、欲、勝解、精進、念、捨、作意為法。彼於此

等之諸法，令不斷安立。彼於此等之諸法，自覺生，自覺止住，自覺低沒去。彼如是了知：「如是此等之諸法，無已而生，有已而了知。」彼於此諸法，不親近，不固著，解脫，離繫而令解放心而住。彼了知「更有出離。」彼獨思而亦「有其廣修習。」

復次，諸比丘！舍利弗捨離樂，捨離苦，又滅以前所有之喜悅、憂惱，無苦、無樂，捨念清淨，成就第四禪而住。而且於第四禪中，諸捨、不苦不樂之受、心之無惑異、念、清淨、心一境性及觸、受、想、思、心、欲、勝解、精進、念、捨、作意為法。彼於此諸法，令不斷安立。彼於此諸法，自覺生，自覺止住，自覺低沒去。彼如是了知：「如是此等之諸法，無已而生，有已而了知。」彼於此諸法，不親近，不固著，解脫，離繫而令解放心而住。彼了知「更有出離。」彼獨思而亦「有其廣修習。」

復次，諸比丘！舍利弗超越一切種之色想，超諸有對想，無作意種種想，成就「虛空無限」及空無邊處而住。而且

南傳大藏經摘文——中部經典

於空無邊處中之諸空無邊處想、心一境性及觸、受、想、思、心、欲、勝解、精進、念、捨、作意等法。彼於此等之諸法，令不斷安立。彼於此等之諸法，自覺生，自覺止住，自覺低沒去。彼如是了知「如是此等之諸法，無已而生，有已而了知。」彼於此等之諸法，不固著，解脫，離繫而令解放心而住。彼了知「更有出離。」

彼獨思而亦「有其廣修習。」

復次，諸比丘！舍利弗超越一切種之空無邊處，成就「諸無邊」及識無邊處而住。而且於識無邊處中，諸識無邊處想、心一境性及觸、受、想、思、心、欲、勝解、精進、念、捨、作意等法。彼於此等之諸法，令不斷安立。彼於此等之諸法，自覺生，自覺止住，自覺低沒去。彼如是了知「如是此等之諸法，無已而生，有已而了知。」

彼獨思而亦「有其廣修習。」

諸比丘！凡正語者，應言：「於諸聖戒得自在、得究竟。」於諸聖定得自在、得究竟。於諸聖想^③得自在、得究竟。於諸聖解脫得自在、得究竟者，對於舍利弗亦應言是正語者。「彼於諸聖戒得自在、得究竟。於諸聖定得自在、得究竟。於諸聖定得自在、得究竟。於諸聖慧得自在、得究竟。於諸聖解脫得自在、得究竟。」

諸比丘！凡正語者，應言：「是世尊之寶子。從口生，從法生，法之所成。爲法嗣而非血嗣。」對舍利弗亦應是正語者，「彼爲世尊寶子，從口生，從法生，法之所成。法嗣而非血嗣。」

復次，諸比丘！舍利弗超越一切種之無所有處，成就「無所有」及無所有處而住。而無所有處中，諸無所有處想、心一境性及觸、受、想、思、心、欲、勝解、精進、念、捨、作意等法。彼於此等之諸法，令不斷安立。彼於此等之諸法，自覺生，自覺止住，自覺低沒去。彼如是了知「如是此等之諸法，無已而生，有已而了知。」

彼獨思而亦「有其廣修習。」

復次，諸比丘！舍利弗超越一切種之無所有處，成就非親近，不沒入，不味著，不固著，解脫，離繫而令解放心而住。彼了知「更有出離。」

彼獨思而亦「有其廣修習。」

世尊如是說已。彼諸比丘，歡喜，隨喜世尊之所說。

中日（日華）佛教文化

交流略記

■ 編委會

中日（日華）佛教文化交流大會，於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假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行第十二次大會後，於次日繼續南下高雄元亨寺，舉行了盛大的高雄大會，場面莊嚴，盛況空前，是歷年來交流會最隆重的聚會。

高雄大會，元亨寺住持以地主的身份，表示了熱誠的歡迎之意；善妙長老表示：

這一次從日本來的貴賓、大部分都是「臨濟宗妙心寺派無相教會」詠讀會的會員。而且他們將在大會中，表演「御和讚」的奉詠、其意義更是深長！因為音樂供養是香花燈塗果樂六供之一。佛教讚頌的音樂，是讚揚三寶的聲塵供養，同時又能達成淨化眾生心靈的教化作用，因此在佛陀時代，就有佛教音樂的梵唱。出梵唱、漢語讚所演變的日本和讚詠歌，雖然名稱不同、唱法有異，但對於淨化人心，度化眾生的功能來說，應該是與梵唱、漢語讚無差別。「臨濟宗妙心寺派，花園流無相教會」，有這麼多詠讀會會員，是表示對「和讚詠歌」推展的成功，而以音樂度化眾生，也發揮了很大的功能。

我希望利用這次「花園流無相教會」詠讀會會員來訪的機會，中日兩國佛教徒，對於佛教的「梵樂」，彼此觀摩學習，互助合作，以佛教清淨的梵音，淨化人心，將污穢苦惱的娑婆，化為清淨安樂的淨土。

日華佛教文化交流協會會長松山萬密致開會辭：

我常想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終結時，貴國的故蔣中正總統閣下，對當時戰敗的日本國民所表現的「以德報怨」寬大

慈悲之精神。本會的創始者—協會第一任會長故梶浦逸外老大師常說：「不可忘記故蔣總統閣下的恩情」，而對「以德報怨」強調了「報恩感德」的實踐。爾來此精神作為本大會的基本精神，由第二任會長故稻葉心田老大師以及就任第三任會長的我，不斷繼承至今。

只要是「以怨報怨」，人類則永遠不能從鬥爭的痛苦中逃離出來。現在正是世界佛教徒，應該共同攜手邁向為建設以佛陀的大慈悲心為基的「淨佛國土」，實現絕對和平、人類幸福的理想邁進！

了中和尚也以中國佛教會祕書長的身份，致開會詞：

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基於兩國佛教同一法源，從隋唐時代已有長久歷史關係。目前兩國雖無正式外交關係，但是中日兩國人民，基於千餘年來文化思想相融，民間密切往還，友誼深厚，無論經濟文化都密切合作。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於民國六十七年開始，每年舉行交流大會一次，並輪流由我國與日本主辦，今年在台北及高雄舉行本次大會，盛況空前，足見熱忱，愈久愈更為深厚密切。

最後，大會執行長，中國佛教會，國際委員會主任委員淨心法師致謝詞：

自從一九七八年締結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以來，已經有十五年，也舉行了十二次親善聯誼大會，而且從日本有七〇〇位的貴賓光臨，而台北、高雄兩地，各有二〇〇〇人以上的佛教同道，熱心參加，呈現過去所看不到的大場面，這是中日兩國佛教徒長年以來深厚友誼的表現，也是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兩國國際負責人，長年以來所努力成果的最佳證明。

我認為這種大場面的文化交流，固然重要，但平常的交往，更加重要；因此，殷切的希望諸位中日兩國佛教徒，利用此次大會的機會，廣結友誼之緣，然後互相進行親善友誼。

提婆達多

■ 吳老擇



提婆達多，有一天以大威力、大神通力的神變，來感化摩竭陀國之阿闍世王子。阿闍世王子，信服提婆達多以後，朝暮五百車乘之五百金飲食，供養提婆達多。如果此經文的記述，沒有誇張的話，提婆達多的門下，想不只五百人，最少亦有千人以上吧！因為有阿闍世王子，為之靠山，提婆達多，得到不少人的信仰、恭敬、供養，想是不可否認的事實。雖然不行正法，名聞利養，蔽覆於心，只要有一點點宗教經驗，或者敢說謊，就有不少人相信為無上的金剛活佛。這是古今中外，萬古皆然的宗教實態。

因為提婆達多有企圖，到處散佈荒謬之惡作劇。佛陀才向目犍連說五不淨法：自己戒不清淨，向人言自戒清淨；自己命（經濟生活）不清淨，向人言自己命清淨；說法不清淨，向人言自己說法清淨；記說不清淨，向人言自己的記說清淨；知見不清淨，向人言自己的知見清淨。可見佛世的時代，宗教界之魚目混珠，龍蛇混雜的狀況，亦如現在的嚴重。

佛陀並且嘆息提婆達多，利令心昏，虛求名聞，唯是壞滅自己，如芭蕉生果實以後，必壞滅自一樣。有一天，僧伽的大集會中，國王亦在座。時，提婆達多，即

從座起，偏袒右肩、向世尊合掌禮拜曰：「今世尊老衰、老羸、老邁、晚年、高齡矣！世尊！今安穩專住於現法樂住，付囑我以領理諸比丘。」世尊曰：「止！止！提婆達多，勿樂領理諸比丘。」提婆達多再三的懇求，佛陀再三的反對。看此情形，佛位不如所想的那麼簡單可以入手。便去關說阿闍世王子，奪取王位，以實現新王新佛的理想。賓毘沙羅王，被王子所迫，卻真實把王位讓給王子阿闍世；提婆達多即大增氣勢，自信滿滿，必奪取佛位而後已。

自古以來，王位可以用刀槍、武力去

取奪，但佛位，要放棄無限的煩惱和欲求，證知世間是無常、苦、空、無我之宇宙人生的真理（緣起法）才能辦到的，不是付囑或奪取可以轉移的。

提婆達多，漸漸明顯地計謀行使暴力的強奪。便派遣四、六、八、八人之分為四隊持刀塞路，以奪如來之命。此隊人手，本有見者必殺之意。但是看世尊那樣的莊嚴，那樣的和藹、慈悲，自然怖畏驚愕，身不由己。世尊言：「友！不要怖畏驚愕。」這群人即放棄刀劍，向世尊求賜，懺悔罪過。世尊更對此群人，說施、戒、天之三法，及說遠離諸欲、雜染、邪惡之

功德，並說苦、集、滅、道之四聖諦。此群人當下領悟，遠離塵垢，得法眼淨。提婆達多，看此群人手，久久不回，便知計不從心，懊惱不已。

有一天世尊在耆闍崛山後經行，提婆達多在山頂上，確認在經行的是世尊，便推下大石，以奪世尊之命。但大石落下，卻擊不到如來，唯大石落下時，石石相擊的小石片，擊中世尊的足母指而出血。世尊舉首一看，即告提婆達多曰：「汝大積非福，汝有害心、惡心、出佛身血。」世尊並告諸比丘說：「提婆達多，有害心、惡心，出佛身血，始得無間業。」世尊此警告之語，後人演化為提婆達多，出佛身血，大地震動，大地巨裂，提婆達多，即現身墮入地中之無間地獄，（據說現在還有地獄坑，以供朝聖者和觀光團的參觀。）

諸比丘聞提婆達多企害世尊，諸比丘便在精舍高聲大聲的讀誦，以守護防衛世尊。世尊在精舍周圍經行，聞此高聲大聲之讀誦聲，便問阿難說：「阿難！爲何有此大聲高聲之讀誦聲耶？」阿難白佛言：「……是爲守護防衛世尊……。」世尊即令阿難喚諸比丘來，世尊告諸比丘：「諸比丘！欲以暴力，奪如來之命，無有是處……諸比丘！各往精舍，諸比丘無須防護如來。」（所以我常說，佛前無須持刀拿劍之怒目的護法神，爲世尊的保鏢，以破壞如來慈悲和藹的形相，就是以此經文爲據。）

繼而提婆達多，欲借用王舍城，暴惡會殺人的「那羅祇梨象，來殺害世尊。時，提婆達多，入王舍城，往象廄

，向象師等說：「要得好的生活和薪金者，沙門瞿曇入此大道時，放此那羅祇梨象入此大道。」彼象師等答應了提婆達多。待世尊晨早，著下衣，持鉢、衣和諸比丘入王舍城乞食；世尊入此大道時，彼象師等，見世尊從遠行來，即放那羅祇梨象入此道。那羅祇梨象，見世尊從遠行來，便舉鼻，耳、尾豎立，走近世尊。彼諸比丘看那羅祇象，從遠走來，急白世尊言：「世尊！入此道來的是那羅祇梨象，凶惡，殺人，世尊！請退！善逝！請退！」世尊對諸比丘說：「諸比丘！勿畏！」此時候，許多人登上殿樓、樓房、屋上觀看。無信，無淨心，劣覺之眾人說：「象害端嚴大沙門。」有信，有淨心，有覺之眾人說：「龍象與龍象之相會久矣！」時，世尊以慈心遍滿此那羅祇梨象，那羅祇梨象被受世尊慈心的遍滿，而垂著鼻子，往詣世尊之處，立於世尊之前，世尊以右手，摩付象的面瘤。諸比丘一場緊張，平安無事而過。暴惡的那羅祇象，亦殺害不了世尊。

提婆達多之暴惡的手段，全部失敗。又鬼計心起，轉換文宣的心戰方法。提婆達多提出有名的五淨法：盡形壽不食魚、肉；盡形壽著糞掃衣；盡形壽常乞食；盡形壽樹下宿；盡形壽林住不入村落。以此五法迫世尊交出比丘眾讓他領導。不然，就大宣傳沙門瞿曇是多求多欲的奢侈者，等等的柔和作戰。但世尊早知道提婆達多的鬼計，泰然自在地不理他那非義的要求，佛陀照樣同情他利欲昏心的愚癡。世尊在此提出：不見，不聞，不癡之三事清淨等，

反對提婆達多盡形壽不食魚、肉等說。提婆達多，便大張旗鼓，大作惡宣傳，以分裂信眾，破壞僧團。世尊對提婆達多說：「破壞和合僧，積一劫之罪過於地獄苦。使將破之僧伽和合者，積一劫之梵福於天上樂。提婆達多，汝勿喜破僧，破僧得重罪。」

提婆達多已經領悟全部僧伽的領導權無法謀取，便轉換分解戰法，目標向對新出家的青年比丘。這些年青比丘，對修身律己，少欲知足的戒受精義，還未入門；對以資心行之正法，還未受教益。故無知的新出家，唯一股熱誠，不會辨別是非可否，聞提婆達多，五事清淨之似是而非，搃動，而入提婆達多的環套。提婆達多，施展僧團慣用的方法，集會取籌表決。五百新出家之跋耆子比丘，皆信服提婆達多，便帶此五百青年比丘，脫離世尊的僧團，走向象頭山去了。

舍利弗和目犍連，聞此消息，急速地往詣世尊之處，禮拜世尊，敬聞其事情。世尊對舍利弗和目犍連說：「此無知的五百新出家，實可同情，彼等比丘，還未入懊惱之時，汝決去救回他們。」這如同入虎穴取虎子一樣的困難和危險，非大智大慧的舍利弗和大願大行的目犍連，是無法勝任的。舍利弗和目犍連，實是臨亂不驚，自由自在地前往象頭山。

有比丘看佛陀左右之第一弟子，亦離開佛陀，往象頭山去，即痛哭流淚，世尊問比丘，汝為什麼這樣哭？比丘二尊說：「舍利弗和目犍連是世尊的第一弟子，亦離開

佛陀往象頭山去，我才這樣痛哭！」世尊說：「不用哭！舍利弗和目犍連不會喜歡提婆達多之法，是去勸回五百新出家的比丘。」可見當時分解僧團，破和合僧，是如何嚴重的震憾了諸比丘啊！

提婆達多，被大眾所圍逼而正在說法，看到舍利弗和目犍連從遠而來，即告諸比丘說：「看！我如此善說法，舍利弗、目犍連都喜歡我法而來我這裏，時，提婆達多的盟友，俱伽梨比丘，警告提婆達多說：「勿信舍利弗、目犍連，舍利弗、目犍連有惡欲、隨欲。」提婆達多說：「友止！彼等是喜我法而善來我處。」提婆達多，真是得意忘形，以為分解僧團的作戰已告成功了。喜氣洋洋，忘卻了自己，便招手想讓半座給舍利弗說：「舍利弗汝來坐此處。」舍利弗說：「友！不用！就取一座，坐於一面，目犍連亦取一座，坐於一面。提婆達多，對舍利弗說：「舍利弗！諸比丘已離惛沈、睡眠，我背痛，想休息一下，舍利弗汝代為諸比丘說法。」時，提婆達多，將僧伽梨疊為四重，右脇而臥。他因一連串的尊權作戰，實在夠疲倦了，一會兒，妄念不正知而入睡了。

舍利弗、目犍連，就口如懸河，再一連三的以種種方便，為五百新出家比丘說四諦、八正道等法。諸比丘！受舍利弗、目犍連尊者的教導、教誡，當下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尊者舍利弗最後說：「友等！願樂世尊之正法者，跟我到世尊的地方去。」五百新出家之比丘，已領悟提婆達多非法的用意，就全部跟舍利弗、目犍連尊者，回世尊

的竹林去了。

時，拘伽梨比丘，叫起提婆達多說：「提婆達多！起來啊，彼五百比丘都跟舍利弗、目犍連去了。」提婆達多，我不是給汝說：「不要信用舍利弗、目犍連，舍利弗、目犍連有惡欲、隨欲嗎！」提婆達多，這樣的奪權鬥爭，全部歸於壞滅。提婆達多，再亦無計可施了。阿闍世已登王位，新佛之夢，卻如同水泡，歸於烏有。而今而後，提婆達多，日日懊惱不喜，便致病臥床不起。爲想將佛法，當爲己有的非法者，最後的一幕。（以上參照南傳大藏經第四卷之破僧犍度寫成的。）

按，佛陀晚年受提婆達多的叛逆，在佛教團裏，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叛佛破和合僧，出佛身血，其罪大惡極，現身墮地獄之說，現在佛教徒的腦裏，對提婆達多還留著極壞的觀念。世間往往有完美的善事，就有令人討厭之醜陋的事情出現。

提婆達多，本與佛陀同出釋迦族的堂兄弟。

說佛陀成道第六年，提婆達多和拘伽梨、齋陀陀驥等五百人，同出家爲佛陀的弟子，提婆達多出家後十二年間，精修善行，聞經質疑，甚是精勤善修。後來爲利養，在十力迦葉座下，修得禪定神通，以策劃奪取佛教教團的領導權。如果上述的年代是正確的話，佛三十五歲成道，加上提婆達多最後在十力迦葉座學得神通，總和起來，佛陀最多，不超出六十二、三歲吧！言說這釋迦族

內，對教團繼承權的爭奪。因此引起後來經典說是「捅術、爭婚的積怨（佛本行集經、大正藏三、七〇七頁上）的傳說。並發展到過去世結怨之有起的本生譚之生動故事發生。有學者，想把這些不同記載的經典，加以精密考證，以平反提婆達多的惡名。

提婆達多，發動其手下及連合阿闍王子，對抗佛陀，在五分律、四分律及南傳律四的破僧犍度，都有詳細記載。這些都是部派時代集成的經律，應是不可致疑的。但所記述次序和內容，都有不同，是否部份是後人的割蛇添足，加油加醬，以滿足當時佛教界要求。如果有人去做此研究工作，我們亦能多得一點智慧，知道部派佛教時代以前的佛教實態。到大乘時代，對提婆達多，叛佛的觀念，有很顯明轉換，如法華經，記別提婆達多，未來的成佛，這是一個最好例證。亦因此有學者，說法華經是提婆達多門下的作品（參看渡邊照宏著的日本之佛教）。但有些學者，不同意這種看法。如果把法華經的提婆達多品取掉，其餘的，和當時一般大乘思想，是否同樣的理念和原則，來編集此經，如果和當時一般大乘經一樣的話，就不能說法華經是提婆達多門下的作品。我們希望大乘菩薩的學者，對這些亦有更進一步的研究。

法洲譯

14



「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

「自淨其意」

「是諸佛教」

此偈，乃佛教教人行善的指路標。但沒有具體的舉出善與惡的定義。因此，往往有人舉出心或意的染、淨，來說明善惡與心的關係。心染即生惡，心淨即惡不生，故心淨是行善滅惡的根本，此本立即惡不生。然後，更發展到心之本淨說；惡不善法是外在的客塵，客塵雖染於心，心唯為客塵所蔽，而失明照之用，心是清淨不變的。本淨之心，何時塗上外在的客塵？那麼，用功修行，把客塵擦掉了；那又何時會受染污？這就成為染淨，淨染之永無止盡的循環。禪宗六祖慧能大師，就乾脆把清淨的心和染污的塵境對之，一併給於徹底的否定（「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佛教的善惡觀，由此就走上形而上的路途了。

印度原來的宗教及西洋的宗教，皆以敬天奉神，或違反神意，來規定神人關係的善惡觀。佛陀成道以後，即由

神權的圈圈中解放出來。以人為本的立場，由人的生活秩序，來規定人的倫理道德。在阿含經中，到處可以看到身、口、意之行動，來判斷是善業或惡業。如果身、口、意的行動，是增廣不善法，退減善法者，此身、口、意的行動，必須制止之；如果身、口、意的行動，是不善法退減，善法增廣者，此身、口、意的行動，即可行之。什麼是不善法增廣、善法退減？下引南傳大藏經之中部經典四的「應習與不應習經。」供讀友們參考。

舍利弗向世尊說：「世尊！習如何之身行，諸不善法增廣，諸善法退減耶？」世尊！於此，有一類之殺生者：對於一切生物，沒有慈心，殘忍、手塗血，從事於殺戮。又有不與取者：屬於他人所有（財物），資具，或在村落，或在森林，不與而以偷盜的方法而取之。又有慾境的邪淫者：不唯是對飾華鬘之女，就是母所護女、父所護女、兄弟所護女、姊妹所護女、親戚所護女、有夫之女、有主之

女，亦敢行如是之諸類。」這是五戒中之殺、盜、淫的內容。

我們打開報紙，天天都有奪人之財，殺人之命的凶惡事件發生。這種殘忍、手塗血的殺戮者，是沒有人性，沒有慈心的。奪人之財，又殺人之命，這是罪大惡極的行為。今日台灣，只要有正當的勞力，誰都有機會發財，何用殘忍，手塗血的方法，從事殺奪乎？此外，應以慈悲心，愛護自然的一切生物，勿行刀、杖、網罟。

財物是人的第二生命。如果此社會不能保障我們的生命和財產，那這個社會就有很危險的問題存在。未開發的落後社會，亦有保護所有權法，何況文明國家乎！所以所有權的轉移，要經正當的手續，就是用欺騙、詐瞞的方法、初雖甘心得手，而後引起敵對訴訟，亦是非行之一。其次是邪淫行：俗語說：「花街柳巷，問花尋柳。」自古以來，就有風俗行業。因此，以前患性病的稱為花柳病，數十年前還是很難醫治的毒症，因為醫藥發達，性病患者將近絕跡，但現在有更可怕的愛滋絕症病毒，一染無藥救治，即如宣判死刑一樣；問花尋柳者，能不懼怕乎？再如娼妓之買賣及淫亂人女，甚至強姦殺人，這是人類社會所不容許的罪惡。所以舍利弗向世尊說：「世尊！行如是之身行者，諸不善法增廣，諸善法退減也。」

舍利弗又向世尊說：「爲習如何類的語行，諸不善法

增廣，諸善法退減耶？」世尊！於此，有一類之虛誑語者：入於會堂、入於眾會、入於親戚之間、入於社團之間，於王家面前，喚爲證人而問：「汝，士夫，應語汝所知。」

彼「不知」言「知」。見言「不見」，不見言「見」。或爲自，或爲他，或爲些小利得，正知而言虛誑語。又有離間語者：於此處聞，於彼處爲離間此等而說；於彼處聞，於此處爲離間彼等而說。如是爲和諧之破壞者，爲破壞之能起者，樂不和，喜不和，愛不和，起不和，如語此等之語。又有粗惡語者：語粗、暴以傷他，令他怒，令他忿，無轉三昧，語如是語。又有雜穢語者：語不適時、不適事語，語非利義，非法、非律之語，語非值記憶，非適時、非合理、不相應無分別利義之語。」

語言是人類傳達意志的工具，若傳述失真，使對方信以爲真，而後遭到莫大的損失，引起互相敵對鬥爭，實是虛誑語之災禍也。語言說了就成爲過去，並有聽錯或誤解的可能，故一般常謂：「信口無憑，立字爲據。」亦皆希望言之有實。言之無實，就名爲虛誑語。聽聞佛法亦是如此，是魔說而言爲佛說，要信之，就非慎重不可。不然，佛陀的真實正法信不到，所信著是魔，波旬之法，就會招來全身或全家裏皆患中魔事，就永遭不幸了。還有離間彼此之語，令彼、此忿、怒、瞋恨，而引起鬥爭相殺，皆離間者之罪惡。其他有粗惡、雜穢語，令人身、心懊惱、皆非文明人所應言之語。這些在佛經中，都屬於口惡業之類。故舍利弗向佛陀說：「世尊！行如是之語行者，諸不善法增廣，諸善法退減也。」

佛法是實踐的道德宗教，不是「善不自善，因惡故善；惡不自惡，因善故惡」之哲學式的理論宗教。（完）



中國絲路西域諸國，在時間無常的摧殘下凋零，在佛教退失西域，伊斯蘭教抬頭。佛塔崩了，城牆塌了，流沙終於吞噬了人們對古城的最後一道記憶。

十九世紀的中國，是一個苦難，飽受內憂外患的國家。太苛重的歷史包袱，加上外強的金戈鐵馬，船堅利礮。又哪來的剩餘精神為沙漠的廢墟操心？

日不落國的大英帝國，將觸鬚伸向了印度、中國。古老的東方，神祕的東方，成為學者們爭相研究的對象。早期的法顯、佛國記，玄奘法師的大唐西域記，馬可波羅東方見聞錄，都成為東方學者的熱烈話題。「漢學家」更擁有崇高的地位。

十九世紀初，許多的考古學家，暗中將箭頭指向了中亞細亞，尤其匈牙利籍的英國東方學家史坦恩，三番二次的考古及著作發表足以代表之。

史坦恩是匈牙利籍的猶太人，一八六二年十一月生於首府布達佩斯。在上完維也納杜賓根大學後，轉往英國，先後在牛津、劍橋、倫敦大學攻讀考古及東方語言學。有人認為史坦恩對東方的特殊情感，起源於他具有匈奴血源，對遠祖尋根的懷念。

當時倫敦許多的學者皆有東方文學作品的發表。史坦恩以他的學術專長，發表了有關西元前三世紀亞歷山大東征的論文和著手研究西北印度和希臘文化的關係。亞歷山大以青年才俊，氣壯山河夢想一統東西，將軍隊攻到了印度犍陀羅（約今旁遮普）。同時命令軍隊與當地女子結婚，企圖結合東西文化。史坦恩研究當地出土貨幣，去考證希臘諸神在當地的影響。

一八八八年，史坦恩前往旁遮普，出任大學總務長，以他的語言及考古專長，時常往返北印度喀什米爾。喀什米爾位於喜馬拉雅山魚尾峯下，當佛教鼎盛期，喀什米爾成為小乘佛學中心。

蒙兀兒王朝（匈奴族）進駐喀什米爾，並成為印度的回教掌政者，喀什米爾成為蒙兀兒王朝的夏季行宮。在當地湖泊山川秀麗，夏季花怒放。往昔佛教保留諸多文史，史坦恩將之整理，一八八九年發表了喀什米爾王統年代記。對喀什米爾的著迷，促使他走向了中亞考古的不歸路。

一八九八年，英國的勢力擴散到喜馬拉雅山以南的諸國。中亞情勢大變轉為列強暗中爭奪的大餅。日、德、法等皆有「考古、探險、測量」隊前往中亞。史坦恩向政府取得了考古許可。

一九〇〇年，他力邀印度地理測量家萊拉姆辛共組了一支調查團。五月經吉爾吉特（二二九）翻越了帕米爾高原，進入喀什（古疏勒國）。沿塔克拉瑪干大沙漠南緣的綠洲，經莎車，十月來到和田（古于闐）。

于闐國位今和田市東百餘里、無情的沙漠，內陸河的移位，將古老的國城盡埋沙底。儘管不久前的考古隊曾在此挖掘過。但是史坦恩相信有更多遺物在沙底沉睡。十月到十二月天寒地凍，零下二十度的嚴寒也不能阻止史坦恩的狂熱，果然于闐國故都，白玉河畔故城，發現了許多絹畫板畫。

一九〇一年一月轉往民豐尼雅米蘭故城。那是羅布泊神祕消失被遺棄的老城址。是玉門關進入絲路南道的早年綠洲。史坦恩在此發現了保留完整的民宅雕刻，對當地生活溶合有中國、希臘式的特殊風格填補了歷史的不足。

第一次的絲路南道行在此又轉回于闐。史坦恩又在熱瓦克發現了古佛塔及遺址。佛塔大體保留完整。有欄牆、塔基、圓覆鉢、皆以泥磚建造。牆上的佛壁畫保留完整。也有許多犍陀羅希臘式的佛陀菩薩像。對於佛教頗有研究的史坦恩，終於又證實了犍陀羅、喀什米爾、絲路一派相傳的證據。五月，考古工作年滿一

年。史坦恩回到喀什米爾，結束了第一次的行程，當然也為英國皇家帶回來寶貴的禮物。

一九〇六年四月，史坦恩又興緻勃勃地來到喀什、經南道繼續未竟的工作。後北越羅布泊沙漠來到樓蘭故國（今八恩郭楞蒙古自治區南境）。此處位於南道與中道（天山南路）之間。漢代滅樓蘭，另立鄯善國。又因羅布泊的消失。樓蘭幾乎已被人遺忘。史坦恩在此大有斬獲。古城廓，佛塔遺跡一一出土重現。同時具備希臘神話人物的繪畫圖案，讓世人驚為吃驚。在漢人未在此主政前的樓蘭國，卻早已接受了希臘文明的洗禮。

一九〇七年一月，退回米蘭，又不斷的發掘出許多壁畫，希臘式天使（早期的佛教小飛天）。更出土了巨大佛像頭部。證明北傳佛教從巴米仰大佛（阿富汗境內）、西域、陋靈寺、天水、龍門、雲岡、朝鮮、慶州、日本、奈良等大佛，多佛思想相承不斷的香火。從小乘到大乘所演化的偉大佛陀神格化大雕像。絲路雖然缺乏石雕作品，出土的巨大泥塑也足以證實以上的佛教理論。

一九〇七年二月，史坦恩返羅布泊進入了絲路門珠敦煌。敦煌是絲路三道的咽喉。漢代以來在敦煌設郡，人口稠密，物產豐富。「西出陽關無故人」，商旅往返絲路，總希望在千佛洞供一尊佛像祈求平安。造就了千年敦煌為歷史瑰寶。

史坦恩來到敦煌，正值王道士發現了數萬卷文書經畫的藏經洞。王道士在清末避世於莫高窟，隨意將出土文物做巴結縣爺鄉紳禮物。史坦恩在沙漠發掘文物數年，所得文物和敦煌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史坦恩以他流暢的語言和熟知佛典故事，和王道士攀上了交情。更以唐三藏西遊記和王道士話故事。最後取得了王道士的信任。將石窟文物約三分之一交由史坦恩保管帶走。

絲路佛教四——揭開絲路考古的史坦恩

的地位。史坦恩在此獲得了非常多的陪葬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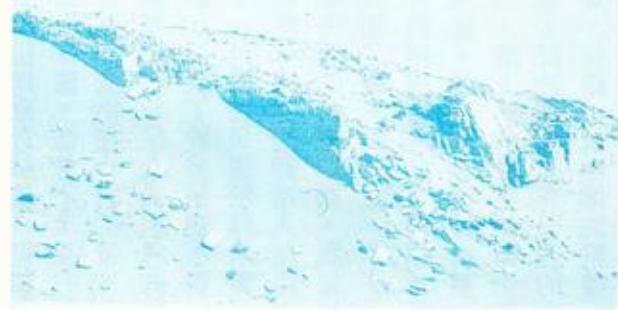
一九〇八年，史坦恩繼續西進，到達庫車。這是西域大國龜茲國的所在地。在此擁有非常多的千佛洞，皆列於絲路古道旁。因為其他考古隊已在此搜刮一空。史坦恩又西進拜城、阿克蘇。後來再往崑崙山脈繪製地圖。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回到喀什米爾首府——斯利那加。

一九一三——一九一六年，史坦恩再回到絲路南北道，對於玄奘法師的西域路線展開調查。之後我國政府嚴禁外人在西域考古，乃轉往葱嶺以西。一直到一九三九年，終於完成了絲路西進，貫穿歐亞的古路原貌。

史坦恩一生追尋一個歐亞文明的探討。在八十二歲，又準備到喀布爾（阿富汗首府）。結果在此地患病逝世。死後就葬在這條絲路通往印度的喀布爾外僑公墓。也算是死得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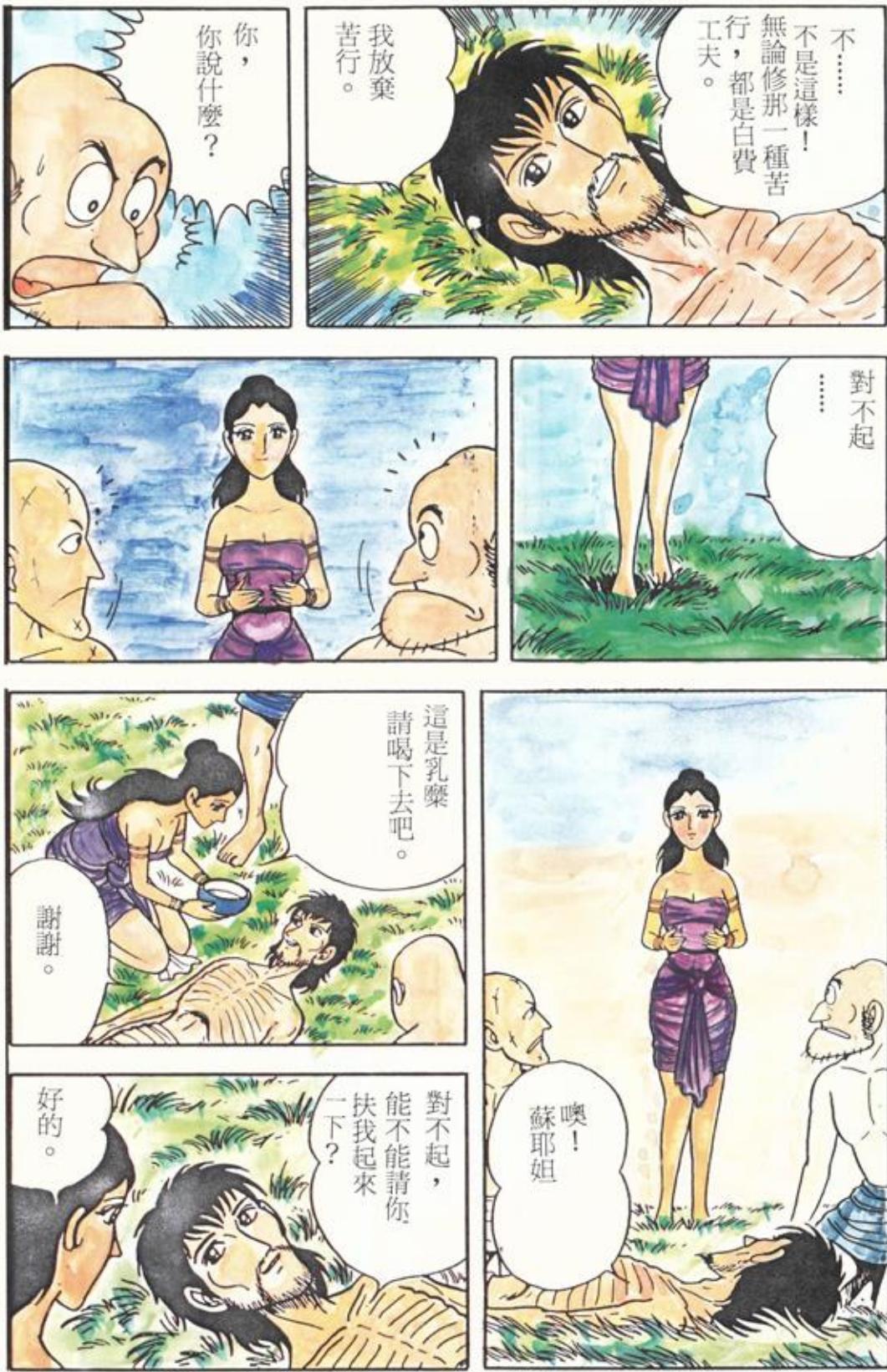
十九世紀的西域考古熱，揭開了神秘流沙古城若干歷史。史坦恩是其中的一個代表。在當時，比史坦恩還早的以瑞典人赫汀最有名。他的足跡遍佈西域、甘肅、和西藏。德國人古提文提和房魯克對於高昌與龜茲遺址和千佛洞有非常長的調查，同時也搜刮了多佛教壁畫。法國伯希和因為懂得中文，因此敦煌內的漢文佛典文籍，皆被搜空。日本的調查以大谷探險為主。由西本願寺管長大谷光瑞組成，也帶去了大批文物。除了一部份賣給漢城國立博物館外，大部份皆保存在日本本地。俄國的奧登博格也是一位漢學考古家，他的收集大多陳列於寧格勒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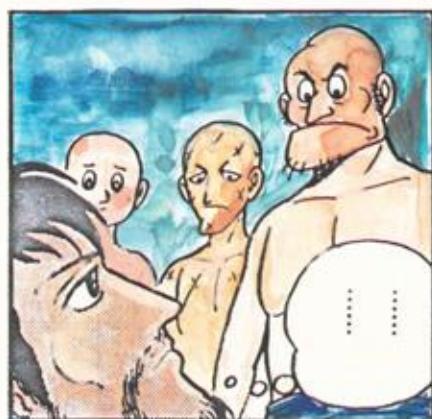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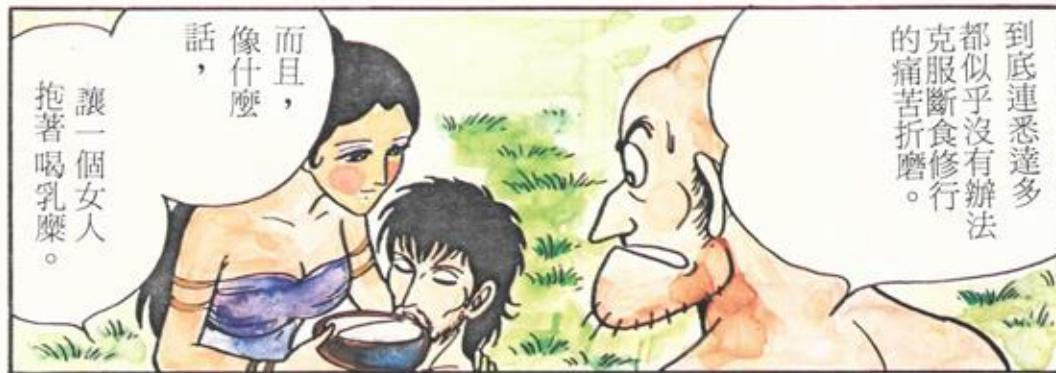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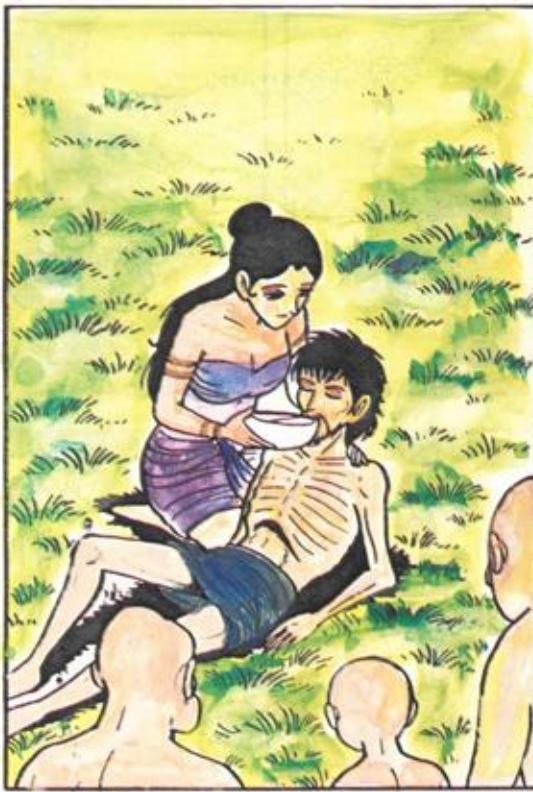
我國在外強考古旋風後，也相繼在絲路各城鎮成立了博物館，默默地從事研究工作。人力物力皆不充裕的情況下，尙能保有相當水平。我們尋訪絲路故城，不要忘了造訪此博物館，它可以提供相當多的歷史資訊。對流沙古國亦可一窺神祕面紗。（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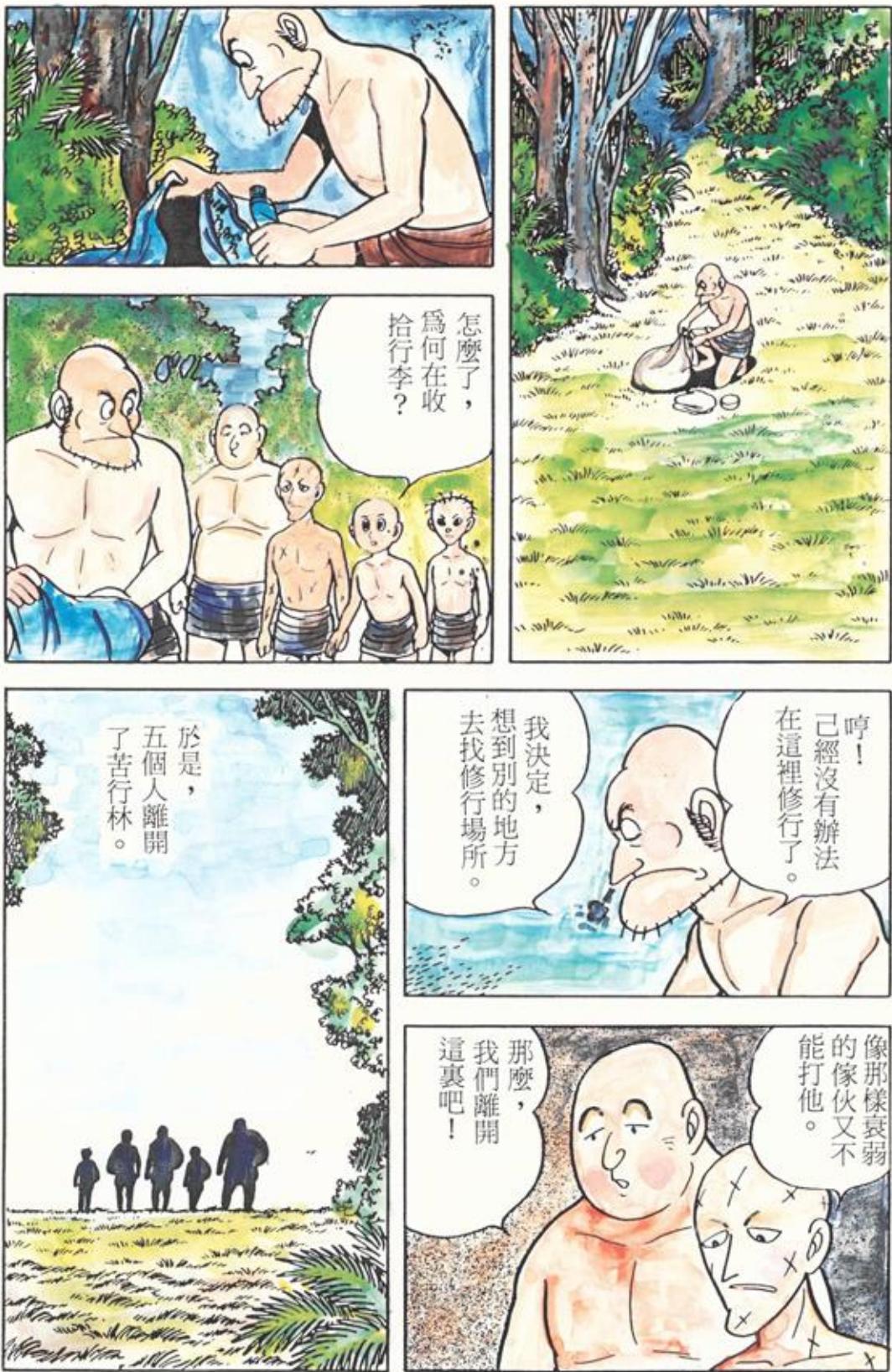
流沙廢墟











(待續)

幼兒教育三要

佛教教育 ■ 法城 譯

(六) 在佛教所理想的人格

然，於佛教所理想的人格，不用說是佛陀。所謂佛陀，其原意，在語言上，謂覺悟真實、妙法（真理）的人。稍為再深一層的理解，佛陀，是對於「真實之醒覺，符合真實之達成自己之人格」的稱呼。

因此，是由於真實無知而生起迷苦中解放出自己的人，是得到自由之精神境地的主體，且調節自他，充滿著光榮和幸福的人。

佛陀亦稱為如來，這是「依據於真實，通過現實生活」之人格的完成者。如來有十種不同的稱呼，這些明示著，其人格目標的幾種局面。例如，明行足：是兼備學知和實踐，以知、行合一的狀態。又世間解：不管對於勝義世界和通俗世界，皆善悉知。調御丈夫：對自己之心亦好，他人之心亦好，皆善於指導及制御。有此種種的意義。

佛教的目標，是生氣勃勃的「眾生」，雖有矛盾，但對自己所具有的本質，以開發醒覺的可能性（佛性）有一天可成為佛陀那樣的人。

而且，佛陀之所謂佛陀，是我們之共感其叡智的精神（智慧）那樣現實化的真理（妙法），那樣具體的真理，其光輝的當體，應為永遠究竟的佛，即稱為「法身佛」。

這樣的意義，佛教，確實是一種適正的終生教育，稱為完好自覺的體系。喚起教育反省已久的今日，我們以此「佛法」為其根底，想應為教育的真理念，以發見其形相吧！

無知和俗信，我欲和獨善，為邪智所支配之惰性的我們，對真實之真理，全無怠惰、無感覺、暗影的，以此本有之光明，亦即妙法之光，為之普照，使自他都展開其真正自覺的眼目；無論如何，這不能不是做人之真義吧！恰好在此時，人之真義為其根底的，而追求其風光，我們應共同來進行我們的人生。

(七) 以戒、定、慧為旅路

所謂佛教教育、保育之目標，雖以觀念的形式，以提示理想的人格（佛陀）。但最重要的是行往至佛陀處之路上的過程。此過程實是佛教的本意和面目。此過程，稱之為學，亦稱為道，亦名為行。此倫理項目和體系，真有驚人之多，但知道這一的項目都有其位置和作用。我們擔當佛教保育的人，對此倫理德目體系及其旨趣，在善理解上，以實現於教育和保育的場所。事實上要如何活用，如何實現才好，就不能不時常以問於自己吧！從現在起，向理想處實現，即須要對所應為的，給於努力和關懷。唯觀念地，以玩弄佛教之倫理德目為標語，當然，這對佛教使之形式化和儀式化，唯侮蔑和冒瀆佛教以外，沒有什麼。偽善的宗教教育，引為世人的看不起，即知這沒有內實，而忘失其精神，成為儀式化而已。

然，於佛教實踐修習的通則，稱為三學：戒是制禦欲

幼兒教育三要

24

望，防非止惡的道德，使語言行爲及身體動作，淨化和秩序化。

通過精神散亂之統一和安定，即持息慮凝心的冥想，以清化內心。慧是開發澄清的智慧，知見真實，使心平定，現證斷惑、證智。以三學德目、行目，任何人都不得不不服，人實在以此為根本道標是不會錯的。問題是在此教育，保育行目的現場，現實條件和事情之中，以培植習慣或態度為基礎理念。又在此理念的實踐過程，必須注意到如何實現其教育計劃，這即不能不驅使方法論吧！

例如戒是個人生活的管教理念，在實踐的關係上，應如何的實行和活用。為培養其自主性，其身邊的小事，要讓他自己處理。為培養其明朗的性格，要考慮其不拒絕的對應。為培養其忍耐心，即不准許嬌生慣養。為令學規則，即珍惜任何事物，或令他條理地整理事物。為培養道德心，要以如何的行動示之；權威所在，要如何表現。如何培植內在的規範才好。又，戒是社會生活的教養，要如何活用？為養成孩子，遵守規則和約束，要如何設定規則？為教其公共道德心，對身近的事情，當如何順次的使用，大人應為之樣本。有社交之教養的打招呼，要培植外在規範的教育，如何為之。想要有這樣具體對應的要求吧！

定是個人之生活水準，包括穩定、愛情、意欲等理念

但小孩的動能之發洩，不安之除去，適當的刺激，有創造性的玩要等實踐關係，要如何去帶動，是不能不考慮的。又社會生活之水準，要育成互相友好、同情心、協力心、及為育成所明白和正直，自己為本位和吵鬧，要容許到什麼程度，父母親應有如何態度以應其能力，如何使之幫忙

事情等，亦不能不考慮。

理念的實踐化是思考的試行，反省，就不能不令確認，令促使其達成。這樣的 effort，才是教育之道，這不是前進、學習，行嗎？然，這些實是佛教者，擔當教育的，對於人的責任，亦可想是對人類的使命。

(八) 結說

對保育、教育之能動者的教師和父母，另外想說一些話。最根本要確信個個之個性，有改善和轉換的可能性，同時亦要確認其界限，想是很重要的。又很要緊的是能應付小孩子的情質。於小孩子可能得其所，便光明輝耀。但可能性，不是無限的，所以應該放棄甘飴的幻想。相信其可能性同時亦必要賣力來明白其界限。因此，對於不同的資質，以相應的對應，是真智慧的方法。但所謂真實的至誠之心，要有一貫的精神。相信誠心，對方必定會領受的，但這樣的事情，不是那麼容易。於此，為佛教者，必須要求確立自己內在的規範（法），是不可鬆緩的。認證從自己內面自發的命令法，為遂行自己的義務，以進行一切的努力，不是對世間之眾人，應是對自己的良心，根源所在，是存在者，法（法身佛）的光耀，以選擇自己的行為，是應有的觀念。

以致想時和法之時，佛教之理念和行目，於保育和教育的現場，為其真貨色，就不能不實現其實踐，想這是目前不可鬆緩的急務。

本生譚

兩隻金色的天鵝

■ 勝 慧 譯



有一位菩薩的過去生曾爲一隻金色的天鵝，牠住在一个叫馬納沙 (Manasa) 清澈晶瑩的湖中。這湖是在一座相當漂亮迷人優美的山上，四周綠樹成蔭，花團錦簇。整個地區環繞著非比尋常，極其美麗、寧靜、安詳的氣氛中。

這隻金色的天鵝是所有天鵝中之王，牠住在此湖中，牠的美麗、仁慈、聰明凌駕所有其他的天鵝。另一隻金色天鵝牠總是在鵝王的身旁……這金色天鵝和鵝王一樣漂亮、仁慈，且從來都不會離開牠的身邊。人們看見這稀有罕見之事，很快地把這兩隻漂亮天鵝住在湖中的消息傳聞開

來。當城中的國王聽到這件事情，便深切地想看看這對天鵝，國王便向侍衛明白表示他的欲望。侍衛告訴國王，身爲國王要到那個地方去看天鵝是如何地困難。

但是，不久他們建議國王建造一座比馬納沙湖更漂亮的花園湖來引誘天鵝到他的園中來。國王毅然地同意去做，不久王宮內便聳立了一座漂亮的湖在花園之中，其四周圍繞著彩色繽紛的果樹，蓮花點綴了整個水面，湖水清澈清新，國王並同時宣佈此地區爲聖域，鳥類和動物都被吸引到此地來。住在馬納沙湖的天鵝們也希望能游到此湖中

本生譚——兩隻金色的天鵝

(The Two Golden Swans)

26

，牠們請求鵝王能允許牠們去。但是天鵝王非常謹慎並且不希望牠們離開這個湖。天鵝王顧及到牠的朋友總是在牠身旁，牠的朋友也不渴望離開馬納沙湖。牠聰明地告訴鵝王說：「啊！偉大的鵝王，這漂亮的湖幾乎在夜裡跳躍，或許是一個陷阱，引誘我們離開馬納沙，如果我們決定要去參觀王宮，我們必須約定馬上回來。而且沒有任何傷害加諸於身，在去看王宮的途中，每個人都是如此地盼望著。」不久和牠的好朋友與同夥們大家一起跟隨著飛離。

在那個湖的天鵝們，牠們在清涼的水中享受著。當監視者的目光注視到這兩隻金色天鵝，知道牠們馬上會飛到時，便很快地跑去通知國王這個消息。國王派遣最精明的捕鳥者去引誘這金色天鵝，並且抓住牠們送給國王。捕鳥者輕易地誘捕這隻天鵝，並且判斷可抓到兩隻天鵝，因天鵝王的朋友從不離開牠身邊，尤其在這特別危險的時刻，牠更感覺到這是牠應有的職責，不應該在此刻離開鵝王。

當天鵝王感覺到牠的腿被用力拉住時，牠大聲尖叫出來，做出警告的訊號給其牠天鵝群，天鵝們很快地飛離，直達牠們居留的山頂上安全住所。但是其中有一隻始終留在鵝王的身旁，而沒有飛走，而且彎著頭在鵝王的身後，相信在牠痛苦、苦惱的時候也不離開牠。當捕鳥者確定兩隻天鵝都被捕住時，高興地拍手慶賀他的成功。當捕鳥者抓住其中一隻，而另外一隻有機會可以輕易安全飛離，可是捕鳥者卻驚訝另一隻天鵝沒有如他想像的飛離牠的同伴

。在陽光下天鵝看起來是如此地安詳、美麗閃爍著金光。當捕鳥者看到牠們時，使得捕鳥者感到難過，特別是在更仔細看著牠們的臉上時，更使他憂愁，因此他釋放了天鵝王。他希望鵝王和牠的同伴現在能安全地飛離，但是使他更驚愕地是這兩隻天鵝仍留在水中，好像牠們知道捕鳥者的這種行為，將會被國王免職似的。

天鵝的這種行為使得捕鳥者更加驚愕，他勉強地帶著牠們並且小心地放在臂中獻給國王，然後向國王敘述牠們始終共患難地相處在一起的奇異故事。

「真的嗎？」國王說著：「如此的忠貞，即使在人類中也是非常稀有的。」國王非常欣喜地看到這對金色漂亮的天鵝，並且下令：「任何人都不能使牠們分開」。國王喜歡牠們寧靜和溫馴的外表。捕鳥者被獎賞了很多高貴的禮物，做為慰勞他的辛苦，他並且發誓自從見過這兩隻金色天鵝以後，再也不捕捉鳥類了。

過了一段時間，天鵝王和牠同伴一同帶領著其他的種族天鵝，去參觀國王所建立之漂亮的湖。牠深深地感激國王釋放牠們，而且不怨恨他用那種精心設計的巧妙計劃來捕捉牠和牠的好朋友。

這總是在天鵝王身邊的金色天鵝，就是佛陀弟子阿難的前生。



肝硬化

■ 編委會

低營養性肝硬化，要高蛋白、高熱量和多攝維他命。

酒客或低所得的人，可想是低營養性，或者營養不平衡者為多，肝硬化的患者（多是消瘦及明顯地血清沈降素降低）。這必需給高蛋白、高熱量食物，是不容待言的。

利尿劑有副作用

對於有腹水、浮腫的患者，前面曾說過，必須嚴重地限制鹽分。這樣的肝硬化，血清的沈降素，明顯的減少，所以須要高蛋白質和高熱量食。最近在市面上，有販賣利尿劑，只要使用此藥劑，即不須要嚴重地限制鹽分，這大錯誤的想法。不照醫師的指示，遵守限制鹽分，以依靠利尿劑，就等於不遵守食物熱量的限制，而唯依靠糖尿病一樣。效果作用強的利尿劑，如果大量的使用，其副作用即更強大。所以嚴守食鹽的限制，盡量減少利尿劑的用量，是治療腹水的根本辦法。

高蛋白質，有時亦會成為有害的。如果呈現著昏睡等之精神、神經症狀，原因是腸內之蛋白質的分解產物

（尿素），所以要從食物中之蛋白質，減到三十公克以下，按病症的狀況，更可用無蛋白質。如果從昏睡醒過來，其症狀好轉，即再增加蛋白質的分量。

如果併發症發生

年青人較少肝硬化，這都是成年人的疾病，所以有種種的併發症發生。此時候，要遵守對肝硬化的食物療法，是個問題。原則上，想食物療法更有療效，所以重點主要還在食物。如併發症是糖尿病的時候，熱量限制是絕對須要的。高蛋白質雖然好，總熱量在糖尿病的治療上，就不能不唯在准許的範圍內。

併發高血壓症或腎臟病：血壓升高，腎臟之機能惡化，此時，雖不認為有腹水，但食鹽的限制是不可缺少的。因腎機能不全，血液中的尿素，或肌酸酐之所謂窒素化合物會增加，即必要限制蛋白質。

予後

肝硬化，一般都想這是予後不好的病症。實際上，從腹水的貯積，消

化管（食道靜脈瘤破裂）大出血，其

生存率降低，普通五年以上的，為五
十%以下。

但最近治療法進步，不出現黃疸或腹水，肝硬化之診察率，比以前降低多了，對患者好好的管理，如慎重的繼續過著療養生活，就知道不少長期生存的例子。不是說只是安靜就好，雖是肝硬化的患者，病狀好轉，回歸社會，可繼續過著一般人的生活。

有靜脈瘤時 生活要限制

最恐怖的是食道及胃噴門部之靜

脈瘤的大出血，這常常成爲致命之因。若雖停止命危，肝障害急速惡化，成爲代償不全的狀態，所謂難於再起的恐怖增大。依X光、或內視鏡檢查，認爲是靜脈瘤的患者，即雖是輕程度的，又肝機能檢查亦不怎麼壞，但日常生活亦必受大幅的限制。輕的事情，雖無多大關係，用力的事情，有肉體上的負擔者，就要盡量避免，沒有事的時候，要給於多量的休息。

如果黃疸或腹水，以呈現肝不全之症狀的時候，即不能不入院，以安靜於病床。

雖症狀安定亦要慎重

沒有黃疸、腹水亦貯積，肝機能檢查成績，雖多少有異常，可以說是

安定中的肝硬化患者，即當爲病狀固定之慢性肝炎患者看待。雖X光、內視鏡檢查，沒有發現食道靜脈瘤，過份無理的行動，怕有大出血的可能。

雖然是同樣症狀和檢查成績，必須要比慢性肝炎更慎重。至少一月要受診察一次，受醫師的診察和檢查。對現在作業量和安靜度，是不是適當，要受醫師的判斷和指示才成。

工作要抑到最低限

高齡者，而且病狀極爲穩定，還是盡量避免酒精質的飲料，在原則上，肝硬化的患者是要禁止喝酒的。吸煙，對肝臟不會有影響。

入俗雖沒有關係，但輕鬆的運動，高爾夫球的程度，即病狀非常良好，還是不要做，才無災難。所謂肝硬化疾病，是很可怕的病症，所以不管怎樣的安定狀態，亦不能太大意。爲維持家計，必要在最低限的工作量就滿足。盡可能不要過分勞動的生活方法是很重要的。



真正自相

■ 劉欣如

我有時在散步或沈思中，總會想起「大般涅槃經第八」那段說話，之後，不禁為許多人惋惜感嘆，因為那段佛陀的教誡常常被他們忽略了。

那是說一個窮女人，要受僱於人時，央求對方：「你要先讓我的孩子看見金庫，我才肯去做。」

僱主很有信心地說：「那還不簡單，我會讓他們瞧瞧你家的金庫。」

窮女人吃驚地問：「怎麼可能呢？我家沒有金庫。若有人，我家的人怎麼不知曉？反而讓外人知道呢？」

不論僱主怎樣描述，都難令她相信。最後，僱主只好走進屋裏挖出金庫，才讓她驚喜交集……。

眼前，世上有太多人這樣懵懵懂懂，不知肯定和尊重自己，完全忽視自身的才能、興趣、優點或志向。其實，這些都是現代心理學家竭力要發掘的個人潛力與價值。據說釋尊出生後，行走七步，然後說道：「天上天下，惟我獨尊。」兩者的意義完全一樣——目的都要人重視那顆己有的清淨心，獨立性和良知良能，而不要被無明矇蔽，隨波逐流，淹沒在不正常的社會價值和傾向裏，一輩子人云亦云，惟惟是諾，成為標準凡夫。

釋尊一向重視人的獨立精神，他甚至不要村民因為尊敬他，而盲目接受他的教義，有一次，佛陀來到一個村莊，村民問他：「許多人來我們這裏傳教時互相攻擊，我們一直很

困惑，不知誰說的才對？」釋尊聽了反而先誇讚他們的懷疑態度，接著指點他們：「你們應該運用自己的思考，去了解事情的真相，然後再判斷是非。你們不要只看事情表面，或受傳統與權威性經典的影響，更不要被詭辯、謠言，或誰的理論誤導了……。那些真正能讓你得到寧靜快樂，對你們有益的事情，就不要猶豫去做，否則，就要放棄。」

別以為釋尊說話是老古董，殊不知現代社會更是花花綠綠、價值觀念和思想系統都非常混亂，人欲橫流，自己稍微拿不定主意，或不用心去思考，馬上會被釋尊所說的任何一種危險害慘。不論官職有多大，學問有多好或有多少財富的人，也都很容易出這個差錯。心隨境轉，無異盲從的凡夫。我在洛城結識一位台灣來加州大學進修的李教授，彼此投緣，很快成為知友。一次，他很感慨地透露，自己對物理學非常有興趣，高三時已經讀完大一的物理課本，自覺這方面有發展潛力和天份，不料，班上另一位張姓同學的天份更高，物理考試每次比自己略勝一籌。不過，李教授並不灰心，決心以後在物理學方面精進和發展。十年後，他們兩人都在美國大學得到物理學博士學位了，李教授回國任教，一本初衷，精進不懈，目前成了台灣頂尖的物理學教授，相反地，他那位張姓同學得了博士學位後，無意研究或教授工作，不甘心過僅足溫飽的日子，雄心勃勃要賺更多錢，結果改行從商，又過了十年，他們無意間在美國碰面，他那位張姓同學一直在商場上起伏，結果也沒有賺到大錢，只是平凡的小生意人，生活中等而已，現在見了老同學的專業成就，感觸萬千，懊悔當初不自量力，所用非所長，忽視己有的專業知識。

，眼前除了唏噓，夫復何言呢？

任何人都不要小看自己，或自貶身價。別以爲自己身材矮小，長相不揚。既無學歷學問、又無背景地位，默默凡夫，女性也不要小看自己是平庸主婦，微不足道的小學老師，或醫院的小護士……要知道天生我材必有用，只要肯活用自己原有的金庫，精進不懈，照樣是各方面的巨富，依舊可以服務人群。一個熱心服務鄰里的村長，貢獻比一個只會要錢要官做的立法委員強多了。

自我觀照，每人都有一座金庫。只要有一絲善心，一份自尊和自覺，照樣可做頂天立地的大丈夫，照樣在某時某地可以影響更多人。記得三十年前在高中國文課唸過「社會的不朽論」一文，當時我心裏受到很大的震撼，也從此引發我的鬥志。我依稀記得作者是胡適先生，他說大家切勿輕視平凡的自我，一個微不足道的念頭，或一項不起眼的作爲，這些照樣有可能影響到別人，別人也許又會影響到別人，這樣一直影響下去，時機成熟，那個小念頭，小動作也許會擴大影響到整個社會或世界。他列舉釋尊做例子，在釋尊成佛以前，曾經出城遊歷看到極平常的病人和死人，他感觸良多，才出家修道，最後成佛教渡無數的眾生。

古德所謂勿以善小而不爲，也勿以惡小而爲之。後者要慎重，惡事雖小也會造惡業和得惡報，同樣地，小善也有善業和善果，至於一點兒善心也照樣珍貴，非常值得重視。釋尊在「大悲經第三」也談到這一點——有人只拔一根頭髮給釋尊，釋尊欣然收下，把它放進恒河裏，雖如滄海一粟，但也能永遠隨著恒河的水流，悠悠跟著入大海，一直不增不減。

那麼，它彷彿心的意識，而恒河如同生命的河流，一根毛髮或一滴水猶如微妙的善根，而大海就是佛……只要涉及佛道，再細小的自尊與善根，也都有永恒的價值。這個警喻對世人是多麼大的啓示，也是多麼好的鼓勵。

事實上，只有極少數人不會被五欲所俘擄，不會任由貪瞋癡所擺佈，縱使有本事，有好命享受紅塵的娛樂，他也會辛苦地掙脫出來。孫中山先生少年學西醫，醫術高明，走到中國社會的任何角落，享受一輩子絕對不成問題，結果沒有當自了漢過一生，反而拯救幾億萬同胞們，不僅是「大力菩提心」的風範，也是完全根據自己的決定之後，毅然去實踐的菩薩道。

洛城一位吳姓政論家，也是很熟的佛友，他從台灣中部一所著名高中畢業，成績優異可以保送到台大醫科，但他志願進入哲學系。他在大二就擔任校刊總編輯。他到美國深造主修本行，現在專業寫作，收入普通，僅夠糊口而已。有些朋友替他惋惜當年如果學醫，比現在收入不知高出多少倍？感嘆他走錯路了。誰知他卻若無其事地說：「醫生一輩子只能醫好幾個病人，我卻能促進故鄉的民主化，這個行業對故鄉有什麼不好？」真是有自覺有見解的硬漢，也是一種自調自度的人生觀，他在自我觀照下做出最明智的職業選擇。誠如「大日經」上說：「謂思惟我，一切如意」，在筆墨下悠然自得，無拘無束，不是實踐佛教的自利利他嗎？由於他的天資聰明，充份了解自相，正在自受法樂，不必一切向錢看，盲從時尚，這樣有什麼不對勁？別人何必替他看不透或想不開呢？

學思天地

什麼是

佛教的正法

■ 釋性恩

如一般宗教，佛教經長期發展，必會有流變、溶合當地社會風俗、文化，多少世俗方便混雜其中，而漸失佛法真味。發展至中國，成為本土化佛教，雖號稱「大乘」，但所呈現的是為適應民間需要，傾向秘密性和咒術性部分。以為唱梵唄、稱佛名、誦經、持咒——即是「佛法」，把佛陀神格化，而神佛不分。失去「原始佛教」之樸實與真義，忽略釋尊開示的正法，是「先知法住，後知涅槃」。何謂「法住」？依七十七智經說：一切眾生的生死緣起，現在如此、過去未來也如此，都是有此因，而後有彼果的，決不離此因而能有彼果的，即如實知緣起因果的必然性。後依緣起而知無常、無我無我所、實現究竟的解脫——涅槃，這是佛法最終目的，不是語言所能表示，為修行而自覺自證知的。

時下，但知阿彌陀佛，而未識本師——釋迦牟尼佛，這是弘法法師錯誤的導向，開口即了生死、無分別，不求法

住，而求涅槃。忽略出世間法必於世間法中求。佛法可貴在於不離現實的世間生活。

「增一阿含經」：諸佛皆出人間，終不在天上成佛也。這「佛出人間」論題，說明佛法以人類為本，重視現實生活，在不離世事，去體悟真理，身心躬行，離苦得樂，淨化自己，而達解脫之道。

因此，佛教之正法，是知緣起中道，知因果的法住智，是正智，而非世俗智，所以正法亦稱中道法。不落於苦行、縱欲二邊；不偏於物質之唯物論，不落於精神的唯心論，心色是相互依存的無始存在；眾生是眾緣生起。成佛之道，必於自利、利他中圓成。

佛教三世業感說，是很合乎科學的。不著過去，但努力向上，增長現世善業，改變未來的行為價值是肯定的，否定宿命論。所以佛法是自力，前程光明樂觀的。

佛依十種因緣律，最終目的，在於正法久住。而必須有和合僧，才能正法久住。佛教的最大特色，即有僧眾的存在。「僧在即法在，法在即僧在」。可見僧伽素質的提高，僧伽的教育是必要而刻不容緩的。

宗教，在長期流變中，適應方便是必需的。釋尊本懷在於「阿含」與「律」。探其宗本，明其流變，抉擇而洗鍊之，使佛法適應社會，真正成為人間的佛教，是要務責任。當突破語言障礙，深入經藏，探其根源。事理並行，（不落於世俗僧或勝義僧）信智一如，以智導行，有正知正見，方能利益人群，方能佛法得長存，流行人間，正法得久住。



我的出家和來

■ 釋殷定

未曾到過寺院，不知該如何禮佛，不清楚佛門中應對的禮儀，亦不懂「皈依」是何意。竟在迷迷糊糊間，做了三寶的皈依弟子（爲家人所勸而皈依）。懵懵憧憧中，但覺美妙老和尚慈祥的法語，開啓了混沌之心靈，宛如甘露之降於旱田，滋潤了心識。令得茅塞頓開，去除頑強、不正信的執著。逐漸地，趨向於佛道上。

到學院之前，算算以前所作的早晚課，沒有超過二十次。看過的佛書，亦只有『放生的故事』及『佛的十大弟子』。實在可憐！想起入學考試時的試題，只懂得「佛教的教主是本師釋迦牟尼佛」，其他「三皈依、四諦、六度、菩薩……」之題，未曾聽過，也不會看過。更何況那些深奧的佛學，如何能理會得呢？對於佛理如此的不通，又由於個性木訥使然，有了疑惑不敢向法師請學，師父也沒在鄰側鞭導。故，只一味的存疑而不解。雖想去探討、研究真理之所在，卻不知該去向何處？訪於何師？徘徊尋

思、躊躇不前時，在一偶然的機會，得知「佛學院」專門供給有志於研究佛教學識的青年們修學佛法。當下雀躍不已，感動非常；不小小年紀尚有此進修的良緣，怎不受感動、不爲之欣慰。也就因此，在老和尚慈悲的感召下，來到了「元亨佛學院」——改造新生命，造就佛門新血脈的啓發園地。

未學佛時，對出家的觀念很不苟同。甚而以爲是於社會上已走投無路、消極厭世或受刺激後才來出家的。以往，在「元亨寺」、「慈源禪寺」所舉辦兒童夏令營間，看法師們的莊嚴氣宇、談吐非凡；以慈悲和藹的態度，耐心、愛心無限的教化小朋友們的時候，受到大大的震撼。自己的主觀思想、社會人士的批評是錯解了出家人的僧格與教義。當時感覺到自己好渺小、好渺小。於學院中，再經由法師們的教導、薰陶，對佛學有了初步的概念認識後，才知道自己是多麼的幼稚無知；世俗的眼光與佛學的高度

精密之解剖世間學，是不能同日而語的。世間上的一切事相，都是業力之所感牽引。業力之由，則依於苦惱的逼迫，欲愛之貪婪執著而引生。「一切行無常，說諸受皆苦，緣此生厭離，向於解脫道。」；有感於現實社會的冷暖人情，世間相之幻化無常，自身起心動念間的善惡無記業。於是乎，虔誠懇切的禮拜諸佛，以懺悔往昔、無始以來所造之罪障。盼望以佛力的加被，洗滌內心的煩惱污濁，使清淨純潔之本心呈現。禮拜中，思維著該如何排除困厄，禦抗逆境之生緣而不退道心。拜呀、拜的！盼呀、盼的！慢慢的，心境感受愈來愈安得，充滿了法喜。愈來也愈能處理平常所不能理清的煩惱。原來是混沌不明的意識，生澀難解的佛理，漸漸的能清澈，貫通。所謂：「精誠所致，金石爲開」。

在師長們的調教下，只有三個月時間的訓導，得能使一頑強不羈、不信因果之說的頑石點頭—懺前衍，悔後過—改往修今。這些功德，均是佛菩薩本懷慈悲的感化啊！回想當時，若無監學—會雲法師的勸勉鼓勵，實在沒勇氣出家。才剛起步，還沒站穩，攝解有情的佛理尚不能甚解，一般法器的操作也不會（認爲出家眾一定要精通各法器的敲打），如何能弘法利生呢？會雲法師：「若如你這般想，等學會了才出家，那麼只有到老了。那時你還有意願出家嗎？每個出家眾，也都是於出家後才慢慢地深入經藏，修身養性而學佛的。何況佛學深奧無窮，學而不盡」。是啊！佛學浩瀚無涯，若等自己認爲有能力攝度眾生時，

可能已經是人邁老衰了。思念著「機緣稍縱不再」，終於提起勇氣稟報師父。於進入學院第一百一十六天，剃落了煩惱絲，披上袈裟爲沙彌尼。

身爲僧伽之一份子後，發現到在家時與出家後的心境迥然不同；對於一件事物、境界產生時的看法、意念完全不一樣。在家期間，於日常之生活處境，心路歷程，總透著酸甜苦辣甘澀皆滲其中。有時候，彷彿不是自己在生活，迷迷茫茫，有時候對事境的發生，亦不知所措。慶幸的是能有佛緣，爲其弟子。承蒙佛菩薩的垂護加持，突破逆境障礙，得以放下束縛，以堅定的信心、道心邁入正道之行。於僧伽團體生活間；堅守奉持佛之教誡；不攀緣，不求名聞利養、知量知足……，安於現實修行。出家人所該做之事務，盡己之力努力做去；萬事隨緣，心無增減。

「以念誦懺悔培養宗教情操，安立於聞思經教慧學中。不求速成，以待時節因緣」。不忘初發心；爲斷生死根源—煩惱，當精勤修法行。以長遠心，用心修爲學習佛法，隨時警策令心不妄生惡，勵勉福慧之雙修。即使爲鈍拙之才，亦能發出螢火之光。爲常住、爲佛教、爲正法之延續奉獻，鞠躬盡瘁而後已。

好消息！

- 妙林月刊雜誌第二卷合訂本，工本費五百元。
- 存貨不多，訂購請用妙林劃撥。
- 「雜阿含經之研究」二百五十元，加寄費三十五元。

我為什麼來佛學院

■ 釋觀玄

所謂「落髮墮僧數，當須牟上游。胡爲逐世變？志慮尙鬱浮。」我的常住信眾很多，平常就須應付信徒們婚喪喜慶，所以相對經懺也頻繁，天的生活，不是要打掃這大寺，就是要誦經，於是開始對出家生活打了問號？出家人除了盡本份「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鐘」，將身心獻給常住。有一顆無爭之心外，對於未來是否須有更遠大的志願，求取更深一層的解脫，來莊嚴這寶貴的生命。

我也遇過許多法師，他們都會告訴我，須到佛學院接受磨練。因為剛出家不久，世俗習氣未除，很容易懈怠放逸。入佛學院求學，可以精勤策勵身心；能夠減少攀緣，將心安定下來用功，也就可以引發向上的道念。

佛學院的師資教材都很健全，而且同學們又是來自四方，年齡也都很相近，正是磨練身心最好的地方。

尤其初接觸佛法，知見上容易偏差，道念也飄浮不定，急需要明師引導的時候；而佛學院就是親近善知識最多最容易的地方。此外，同學之間朝夕共處，互相切磋，所謂「大眾薰

修希勝進。」藉著大眾共修的力量，互相影響，則道業易成就。

所以說：「初學佛者，如同一顆小樹，要能夠生長成茂盛茁壯，就必須在大叢林中，才能順緣而上，如果在空曠原野中成長，就容易隨風動搖，難以成棟樑之材」。

佛學院的生活是嚴謹而且有紀律的，有嚴格的風紀，大眾就有一顆向上追求正法的心，能夠在嚴謹生活中，培養堅強道念；將佛法實踐於日常生活中，進而學習謙卑柔和之心，歡喜熱心地幫助別人，能夠待人處事圓融，與大眾和睦相處，就是培養福德，廣結善緣，必能提昇完美的人格。

所以爲了將來的自利與利他，就是來佛學院修學最主要的目的。

元亨寺文教院，南傳大藏經編委會全力合作下，律藏三（第三冊）已於日前出版，凡是預約的讀友，必定已收到該書。

本冊主要內容爲「健度部」，敍說僧伽的各種制度、規則、儀式，以及其成立的原因。大品前篇由十健度所構成，分別如下：第一：大健度。敍說佛陀成道至舍利弗，目犍連出家因緣，並有關授具足戒種種情形及其規則。第二：布薩健度。第三：恣健度。第五：皮革健度。第六：藥健度。第七：迦繫那衣健度。第八：捷度。第九：瞻波健度。第十：憍賞健度。本刊僅擇要節錄以饗讀友：

漢譯南傳大藏經 律藏三出版簡介

■ 編委會

律藏 · 大品

(*Mahā-Vagga*).

大健度 · 詠品一

爾時佛世尊初成現等覺，止優樓頻螺（村），尼連禪河邊菩提樹下。時世尊于菩提樹下，一度結跏趺坐，坐受七日解脫樂。

口時，世尊是夜初分，于緣起順逆作意。（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愁、憂悲、苦、惱。如是集起一切苦蘊。又無明滅盡，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處滅，六處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愁、憂悲、苦、惱滅。如是滅盡一切苦蘊。

漢譯南傳大藏經律藏三出版簡介

36

(二) 時，世尊了知此義，即于此時

自唱頌曰：

力行靜慮婆羅門①

若是顯現諸法者

了知有因②諸法故

滅彼一切疑惑盡

(四) 時，世尊其夜中分，于緣起順

逆作意。（謂：）無明緣行，

行緣識，識緣名色……乃至：

如是集起一切苦蘊……乃至

滅盡……。

(五) 時，世尊了知此義，即于此時

自唱頌曰：

力行靜慮婆羅門

若是顯現諸法者

了知滅盡諸緣故

滅彼一切疑惑盡

時，世尊其夜後分，于緣起順

逆作意。（謂：）無明緣行，

行緣識……乃至……如是集起

一切苦蘊。……乃至滅盡……

時，世尊了知此義，即于此時

自唱頌曰：

(一) 時，世尊過七日後，從三昧起，離阿闍波羅榕樹下，往目支鄰陀樹下，一度結跏趺坐，坐受七日解脫樂。

(二) 時，有一傲慢婆羅門，詣世尊住處。詣已，與世尊交談慶慰、歡喜、感銘之言，而立一面。于一面立已，彼婆羅門白世尊曰：「汝瞿曇！依何爲婆羅門？以何成爲婆羅門法耶？」

(三) 時，世尊了知此義，即于此時自唱頌曰：

婆羅門③若除惡法
無慢無濁但自制
通達吠陀成梵行
是得自稱婆羅門
如彼世間無多人④

(四) 時，世尊了知此義，即于此時，見雨止而空中清明，從世尊身解去局蟻，捨去本形，化孺童相，合掌立世尊前，歸依世尊。」

(五) 時，世尊了知此義，即于此時，自唱頌曰：

樂知足聞法
樂於世無瞋
樂于世離貪
調伏我慢者
此爲最上樂

四

—目支鄰陀（樹下）因緣終—

時，世尊過七日後，從三昧起，離目支鄰陀樹下，往羅闍耶他那樹處。往已，于羅闍耶他那樹下，一度結跏趺坐，坐受七日解脫樂。

(二)

爾時，多富沙與婆梨迦二商人從鬱迦羅（村），來至此地路上。時，多富沙與婆梨迦二商人（有于前生）具親族血緣一鬼神，告多富沙、婆梨迦二商人曰：「諸兄！世尊于此初成現等覺，在羅闍耶他那樹下。汝等應以麪子、蜜丸往供彼世尊。將于長夜得其利益、安樂。」

(三)

時，多富沙、婆梨迦二商人即持麪子、蜜丸，詣世尊住處。詣已，敬禮世尊，于一面立。一面立已，多富沙、婆梨迦二商人白世尊言：「願世尊受我等麪子及蜜丸，使我等于長夜得其利益、安樂。」

(四)

時，世尊心生思念：「諸如來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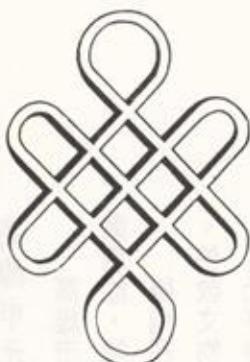
不以手受，我當以何（器）受麪子、蜜丸耶？」時，有四大天王，以心知世尊念處，分從四方來獻世尊四石鉢（曰）：「世尊！請以此（器）受麪子、蜜丸。」世尊受此新石鉢，受麪子、蜜丸而食。

時，多富沙、婆梨迦二商人見世尊洗鉢及手已，以頭面禮世尊足，白世尊曰：「我等于此歸依世尊與法，願世尊容我等從今日起至命終止爲優婆塞。」

「彼等于世間，初唱二歸依爲優婆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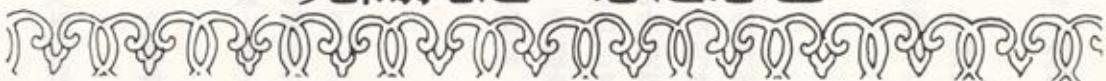
—羅闍耶他那（樹下）因緣終—

（欲知本文內容，請詳閱南傳大藏經律藏三）



不見己之惡，愚也；
見己之短而護之，愚之愚也。

不見人之長，惡也；
見而掩之，惡之惡也。





高雄市元亨寺般若大樓佛教文物展

高雄市元亨寺新建完成的般若大樓，為發揮文教及社教功能，特別舉辦了一場盛大的佛教文物展。

陳列在各層般若大樓內的中華文物有唐三彩、文書畫、佛教文物等等精美價值的工藝品。

高雄市文殊講堂舉辦短期出家
今年第四期、第五期即日起接受報名。
第四期招收十三歲至十八歲，身心健康，無不良嗜好的男眾。時間是八十一年八月三日至八月十日。

第五期招收十九歲至七十歲的男眾，時間是八十一年八月四日至八月二十日。

高雄文殊講堂住址：高雄市前鎮區嘉陵街六號

電話：（〇七）三三四九一七七

藝術佛像汽車貼紙結緣

由本刊佛教藝術專欄作者：吳進生老師所發心印刷，藝術佛像汽車貼紙，在年初妙林週刊（中華日報）與讀者結緣，獲得全省佛教徒廣大的迴響，吳老師特別加印了數千張，日前尚有部份，凡是在妙林週刊來函索取而未接獲的，請來函告之，或是需要索取者，每人限兩張，附回郵二十元。寄—高雄縣鳳山市青年路二段六五〇號。妙林收，贈完為止。

敬謝啓事

為鼓勵本院學生之寫作，於四、五月號刊登幾篇作文，文中操詞有所失當之處。敬希讀友們見諒為荷！今後定更謹慎地審查，敬謝讀友們的芳意。

電話：（〇七）三三六二四九二

市勞工育樂中心，舉辦啟建護國祈安大法會，歡迎十方信眾同沾甘露。

菩提山極樂寺辦事處：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二路二一五號十三樓之一

今年七月二十四日至七月三十日，心立法師將在高雄

長滿圓更慧福人生淨土贊喜隨迎歡求心靈更增

意注人款存請

- 郵票。

二、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臺幣一元以上。

三、倘金額誤寫請另換存款單填寫。

四、本存款單不得附寄其他文件。

五、本存款單帳戶亦得依式自印，但各欄文字及規格必須與本單完全相同，如有增刪或改印其他文字者，應請存款人另換本局印製之存款單填寫。

此欄係備寄人與帳戶通訊之用，惟所作附言應以關於該次劃撥事項為限。否則應請換單另填。

創刊日／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元月一日	編輯部／元亨佛學院
發行日／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七月一日	高雄市鼓山區元亨街7號
社長／釋菩妙	電話：(07)533-0186
發行人／吳老擇	傳真：(07)551-2138
顧問／釋會寬、釋淨珠、釋旭慧、許富雄、邱秀三	文山工房
總編輯／吳進生	高縣鳳山市青年路1段六五〇號
美工設計／釋理越、釋彥定、釋禪定、釋慕定、林麗華	電話：(07)741-3995
編輯／釋奕融、釋性恩、釋妙覺、釋殷定、釋志慧	傳真：(07)741-4004
釋會溼、釋昱慧、釋堅文、柯瑩華、陳秀枝	台北連絡處（妙林學苑）
	台北市實清街18之一號2F
	電話：(02)769-9508、719-9157
	傳真：(02)761-6134
印刷所／興華印刷所	發行所／妙林月刊雜誌社
社址／高雄市鼓山區元亨街7號(元亨寺)	郵撥／4037696-7
帳戶／妙林凡平雜誌社	電話：(07)231-7039
傳真：(07)272-9789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局返印號第7157號
中華郵政南台字第413號執照登記為雜誌	



十，寺協中
二在無會日
次元相，佛
交亨教臨教
流寺讚濟文
大舉詠宗化
會行大妙交
。第會心流



三千大眾聚會



協會會員聚餐



大會開始主席上香



日本會員代表



日本代表致詞

漢譯南傳大藏經

「坐擁書城」不但可以欣賞其精美設計，細膩紙質所帶來的高雅風貌為您的書櫥增添幾許的書香氣味，其最實際、最大效益的價值是讓您了解永恆不變的真理—佛法，為您提昇生活品質、人生哲理之智慧。

高雄元亨寺及斯里蘭卡元亨國際佛教學舍，耗資之巨獻，為有心學佛者不可或缺的寶典。

